

廣東通志

卷四十二

內閣文庫	
函	三九六九
冊	六九二
架	三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三九六九
冊	六九二
架	四
類	漢書
(七三五不)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537)
函號	291 97

五三七



廣東通志卷第四十二

淺草文庫

藝文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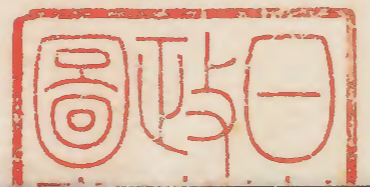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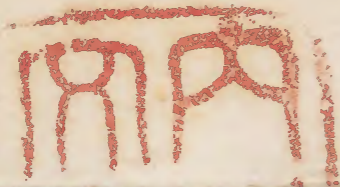
經目

史目

子目

集目

夫藝文也者發心之蘊而載道之興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天統元氣則日月星辰麗而錯之以成象人抱至德則詩書禮樂矣而比之以成章顯仁足以兼濟藏用足以獨善其道一而已矣魯尼没而微言絕鄒輿喪而醇義疵矧夫嬴秦既燔南交云遠雖漢文始除挾書之律陸賈肇摛行粵之紀六籍孰從而傳諸然楚相進鐸椒之微陳佚闡左丘之學則道蘊



廣東通志卷四十二

藝文志上

一

於心者未嘗息也星臨雪應人文漸著月斯異而
歲不同矣故高涼太守楊方則有五經鉤沉桂陽
太守衛颯則有歷代史要嶺南節度馬總則有意
林杜佑則有通典經史百家之言自博而約以道
吾民者也文集始於司徒掾封川陳元碑刻始於
荊州從事曲江郭蒼自漢迄今寥寥然矣重以昌
黎濂溪後先過化俾茲人文宣賁眦日月加焜耀
焉凡學校之所頒降度置與夫先正之所作述梓
傳可勝紀哉爰倣劉歆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辨其
訛謬分錄其目爲四類間附以序紀厥大都梓有

見存者必詳書而金石之文則別爲卷云

經目

易經大全二十二卷書經大全十卷詩經大全二十
卷春秋大全三十五卷禮記大全三十八卷大學大
全二卷中庸大全二卷論語大全二十卷孟子大全
十四卷右御製四書白文五卷五經白文六卷春
秋左傳白文十卷春秋公羊傳白文二卷春秋穀梁
傳白文二卷俱提學副使歐陽鐸刻梓四書五經集註四十一卷
提學副使胡陳氏春秋十卷漢陳欽撰今亡五經鉤沉十卷
汝霖刻梓晉高涼太守楊方撰今亡○方自序云晉太寧元年
撰鉤經傳之沉義著論難以起滯崇文目云篇第亡

欲今缺五篇文獻通考楊作王少學九卷楊方撰射

禮儀節一卷家禮儀節四卷下丘濟撰併序禮之在天

所以異於人所以異於禽獸所以異於禮持世自王朝以禮也中國

庶人之家莫不有禮雖秦火之厄而所餘無幾漢魏以

來王無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

然無餘矣士大夫之禮者或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

先生因温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家之說而為家禮一

書實萬世人亦未盡行也議者乃謂此書動容周旋

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之在人如後

有意欲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據哉禮之在人如後

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為儒而不行如後

猶農而無耒耜而無繩尺也尚得為農工步夫儒

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其端所以能肆行者以

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執

禮而吾禮之柄遂為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大

吾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禮

為迫薦禱禳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

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薄其約束而不以為非無怪

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為常也世儒方歎然

作而為文章以攻擊其端為事噫吾家之禮為彼所竊

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

竊以謂家禮一書誠關聖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

之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慎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

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乎哉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憐然

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忘乎世之好議人者已憐然

彼行之不盡何若我禮之未習也及出而此於

彼禮之不盡何若我禮之未習也及出而此於

然錯認金根為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

勝哉濬生還方自少有志於禮學意謂海內文獻所

通都鉅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金書不禮記

由是而上進於儀禮云〇俱提學道刊板

集說二十卷周禮詳節六卷周禮互註重言重意十

二卷廣州府刊三傳旨要十二卷唐韋軻京房周易

律曆一卷虞翻撰易疏刪定十卷古成之周易乾生

歸一圖十卷列數圖頗雜以釋老之說陳氏曰嘉祐

初人序取乾為生之本萬物歸於一也論有區

亦頗與劉牧辨然或雜以釋老之學其所謂一者自

註云一則靈寂貞元首篇論道專以虛明無體無生

為主又曰因灵不動而生寂體豈非異端之說乎

周易證義十卷王寶撰周易述解十五卷蔡齊基黃岐

張氏易十二卷張復禮宗禮宗義二編朱子門人易

卦方位次序圖一卷葉應學易疑誼二卷春秋集要

二卷鍾芳撰春秋解十二卷知潮州徐某德撰水心

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

年時閏朔帝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齊西河

曲立甲田賦事之與廢固明也詭諸古史無預然戊寅

然祀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古史無預然戊寅

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矣

至於侯爵誅大夫象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

諸侯群誅大夫象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

以顯類協中如潮州始鮮焉然則教其國而使入知深

隱顯類協中如潮州始鮮焉然則教其國而使入知深

於是書者歎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

謂一專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遂五經註

疏輯畧二十卷從化黎貫經籍目畧二卷王佐易經

管見二卷潮陽許四書本旨二十卷蛻齋講學大學

中庸二卷

俱譚惟寅撰

書經本旨七卷

孝經解二卷

撰書傳旁通十卷

黃瑜撰

大學測一卷

中庸測一卷

禮測四十卷春秋正傳二十卷古文小學六卷

俱湛若水撰

撰泰泉鄉禮七卷

黃佐撰

詩傳旁通二十四卷

續春

秋明經十二卷

俱黃佐撰

論語解十卷

李用撰

喪服變除

一卷

晉散騎常侍

編正喪禮五卷

梁觀撰

編正信都

芳樂義七卷

薛遠撰

孝經集善一卷

孫黃撰今亡

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為今文凡十有八章而鄭玄為之註至武帝時得之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為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為之註後世諸儒各聘意見尊古文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甚詳正無俟於商確發於鄭註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為充况鄭玄

未嘗有註而依倣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為今文無有不善為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古傳又為國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未之有定昉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為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偽疑真諄諄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文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者特闕門一不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未見有所氏汪氏之疑而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于一元室之初吳文正公出于臨川又以今文為正頗遵刊誤章日重訂定而為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廣東孫君黃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著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為之宗黃通經而能文采擇既精而又發以已意當可傳講故余為疏歷代所尚之異

同序於篇端黃字仲衍洪武壬寅家禮舉要四卷黎

撰禮意大全二卷何廷家禮節要二卷周成

聲新徵琴譜一卷崇文總目唐陳拙纂集景祐廣樂

記一百卷陳氏曰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撰闕八卷

欲以正朴律準更加考詳詔宋初與集賢校理李照

共須其事照言律太比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

撰樂制管鑄鍾并引校理聶冠卿為檢討官詔元等

不禮典四十卷黃佐撰樂典三十六卷黃佐撰并序

大哉深乎殆本諸心者已其大也同天地之和其深

也洞鬼神之奧故窮神知化乃能興樂黃帝如為雲

門清角益以咸池流徵英韶萌焉唐虞之際為天下

而得禹臯陶庶績萬幾之外宜若弗違焉者願乃欲

夫聽音律出納五言何知不徧物而為此規規也誠見

叙焉九歌勸焉而九韶興矣率舞允諧實神禹之聽

致然爾命夔典之豈其所能作邪嗟乎古樂之亡以

矣然用官歌奏徵者虞謨商頌何其符也分律同以

為六列合三才以為九成九成樂固與天地並存矣夫

豈難知者哉周衰樂弛仲尼已忘味於齊擊磬於衛語

大是師於魯蓋求諸心也道不離器君子學道其務實

實不中其聲斯窳也己憶少時先公出所藏樂雜記

而教詔之曰古者樂紀宮角諸中音也小子其盡考

諸退而卒業然筭及圭曆未之好也嘉靖庚寅荒遜

粵洲之麓乃始玩魯參九十有五載而後成均之

法頗有明焉夫河洛天地之中也而圖書是之自出

其樂之元乎水木火金成于土知仁禮義歸于聖天

人一而巳矣宮往而必返商分而實合倡以羽角知

仁交際萬化出也磬角也以管以定絃交際萬化八也

音以宮也鍾羽也瑟角也所以擊拊者也否則六調八

廣雅

卷五

五

之理畢形於樂而星曆通焉而後乃知大樂之
 必易也其諸體天地之撰乎竊不自揆輯古訓而通
 釋之黃鍾至中呂位平陽者也蕤賓至應鍾位乎陰
 者也噐數以辨之歌奏以合之爰述樂均上下十有
 二篇也聲物類體本乎氣者也歌風音律奉乎聲者也
 窮本知變爰述樂義九篇大司樂所掌實公所傳其
 出自周公信矣苟能通之六樂可作爰述圖說而後
 樂記詩樂終焉名之日樂典樂故也隆平之世稽
 天於民心審而耳決之豈無禹臯陶其人乎英韶復
 興庶其在左雖癖于好古罪不敢辭詩曰嗇爾朋
 友予豈不知而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序○臣惟
 作此之謂也而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序○臣惟
 夫萬事之理而關乎億兆人民之生於一人之心該
 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
 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
 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承帝王之傳以開
 來傳之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
 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
 凡犬上之古下之今百千萬年所以為學為教為治之道

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
 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
 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南安真德
 秀又劉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治之律令
 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律令
 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心脩身
 格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
 齊天下耳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本乎一
 國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
 理盡其大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然後合
 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闕其各有一條理節
 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其大而體之爲體亦
 事欠其一節而不足所以成其用者非合衆小又豈能
 有所不全矣然用之者所以成其用者非合衆小又豈能
 以成之一哉是知大也者所以成其用者非合衆小又豈能
 不止乎一日然一月或解則綱室有張譬則室焉固不
 不止乎一日然一月或解則綱室有張譬則室焉固不
 不乎一日然一月或解則綱室有張譬則室焉固不
 揆愚陋竊然一或解則綱室有張譬則室焉固不
 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月凡十有二日正朝既以

皆有其全書秦火一經二書遂泯幸而文不終喪猶散見於禮書之中歷千餘年子程子表章大學而斯道始明又百餘年子朱子掇取由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之語以及經書史傳先賢之嘉言善行著為小學二篇而斯道始備蓋自灑掃應對以至化成天下自胎教以至終身事業罔不該括雖為蒙士而作而大人之教以全其性故其文浩瀚其指高遠師鄉塾者文義鮮知句讀莫辨彼童孺者信口傳誦如嚼蠟齧木滋味不知果何所益嘗憶成化中天台陳公選督學南畿崇尚是書親為句讀繡梓通行以之較士一時諸生率皆摘記題意以伴其錄真知而實踐者誰與即此而觀又烏可以足而責諸重孺與鄉塾之師哉邇年以來此書遂廢夫亦以其為難讀而讀之未易曉與抑亦以其為非舉業所急而讀之為無益而且以妨功與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中上之資夫能幾何童孺之心聰明有限而繁以高遠不切於身之事語之其何能入况教者未必賢而學者恒欲躐等速就宜乎此書之獲觀也宜乎士習之日趨也識者不能無憾焉今者

二十前十條率本朱子立教敬身明倫之旨後十條又上宗吾聖人孝弟謹信愛眾親仁學文之訓先後本末秩然有章是皆切於童孺之身蓋責之以其能知能行者誠幼學之準的也巴陵方君又為之解鳴呼教由師立道在人弘使鄉塾之師以是而訓童孺焉必朝益暮青而不懈焉將見言主先入習與性成賢者日衆而愚者日化風俗日厚而世運日隆其於道教豈小補哉先生曰化風俗日厚而世運日隆其於久矣觀於此編益信而其盛德大業蓋將衣被天下以及來世此編特其緒餘耳予從孫甥饒佐嘗受業於先生之門故刻之以廣其傳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讀是書者毋訓一卷黃佐纂門人梁有譽序業寧無所感也夫毋訓一卷渠堰櫟括芬而比之攜及列女傳諸書為姆訓一卷渠堰櫟括芬而比之攜擬融結離而詩之粲然可睹已矣子有譽因請刻焉遂序諸末簡曰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賢妃助國君之政貞女隆家人之道自古記之蓋風俗之美惡家國之成敗于此焉肇可不慎與易之家人於初爻則曰閑有家悔亡夫閨門之內恩不容以掩義家瀆而後

教志憂而後治則雖嚴亡益故能開於始則悔亡矣
古者女師之設非所以閉其始耶故居有保阿之訓
動有環珞之響目不接靡曼之色耳不入要妙之聲
于時風化休和而聖人刑于之化行於四海雖閭巷
無爽女貞亦教之素也陵夷至于後世姆訓寢息而
正家之道缺焉不章逸樂驕奢遂至象昧訓典啗鄙
籛織蘭陸葉本漸之絳中何芳之存由是台容薦而
女德泯矣淄蠹生而淑哲鮮矣聲伎陳而邪僻作矣
先王流風餘韻茂如也豈不痛哉先生實為此懼爰
輯是書將使世人由古之道以正家就厥懿德非苟
然而已也夫昔賢之著述或出于激憤或成于憂慮
非空言亡事實要之咸有裨于世至後之散儒曉曉
然肆其辭說以求勝于天下使人厭其辨之險而忘
其用故抗而言之則病謬俯而言之則病庸殊鑿古
人之旨先生行純聖則學窮道奧覃思六籍諸所著
述必求切于用以誨乎世之人若是書則不必自為
論說據經傳箴史以為鑒式遠紹前賢之意近裨今
雅君于必有以知其意之所繇起云小學廣義一卷

鍾芳 大學綱領圖一卷 葉應 大學原一卷 中庸原一卷

俱方獻 論原十卷 論式三卷 俱黃 佐編

史目

大明律釋三十卷 布政司 為善陰騭二卷 孝順事實

二卷 五倫書二十卷 俱 降書籍 軍政條例二卷 布政

板心黎貫序昔人有言曰觀武無烈匪文不昭斯未
達於治體者之論也夫三代而下孰能去兵我
家以神武襄定大難威聲所流四海鄉風亦惟有
力之臣弘濟鴻業故積至于今百七十餘載北控
狄南撫裔夷如以身臂後指雖 天篤之慶抑亦文
武並建之故也清戎之設肇自 章皇帝朝以謙臣
董之視他職為重斯履安思危貴於未戰之意也
者侍御瑞山陳子有吾兩粵之 命寔能協心宣猷
慎度貞法以祛宿弊惟是薄海之地去 天萬里豪
猾之吏視憲如棄髦焉甚非謂也乃取軍政條例

續通志卷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附以新法縷分而條析之其為快有二其為目十有
八既成以左方伯蒙泉揚子揚子亦嘗按茲土有赫
赫聲且明習法令乃精校而刻之因謂余曰弊之滋
多去之不以也法立矣而能遠論者不善用法之過
也陳子茲役也法則徵典焉令則率奪焉不以茲遺
不以偽欺核而有倫悉而不可以措之治裕如也余
之微勞其敢用知嗚呼天下之兵廢于簡稽矣騎
干蒙養矣斯二者政之蠹也世之操切措注者莫之
或省急則成人於法民之用罹於非辜而慈惠仁隱者
又不能舉章程以眎之人得以玩易而法亦卒不可
守吾粵之天子慎官重法之意豈若是與陳子之經畧
也善俾司法者有所稽焉其殆有天下國家之慮而不以
法為己私者矣其法貴可守而不牽尼於文義者矣
則夫獨成不休之治以寧一問刑條例七卷布政
四海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板楚漢春秋九卷南越行紀一卷俱陸賈歷代史要
十卷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國語十卷前漢書七十

四卷後漢書八十卷俱提學越絕書五卷提學迫刊
跋或問越絕不著姓名何也余曰姓名具在書中覽
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觀其絕篇之言乎曰以去為姓
緝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夷禹來東征死葬其鄉
不直且斤托類自明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為姓
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
也去得衣乃表字也米覆以夷乃康字也禹葬之鄉
則會稽也是乃會稽表康也其曰不直自斤託類自
明歌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蓋所
共者非康一人也口丞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
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然此言何為而設乎
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余曰東漢人也何以知之曰東
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綱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以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
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為隣隱其姓名於余同契融與
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為同時何
疑焉問者喜曰二子名微矣得子言乃今顯之誰謂
後世無逸周書十卷提學道吳越春秋削繁五卷揚
子雲乎

子雲乎無逸周書十卷刻今存吳越春秋削繁五卷揚

撰今吳越春秋傳十卷提學道刊板○崇文總目唐

秋十卷其後有揚方者以擘所撰為炳又刊南裔異

物志一卷漢議郎揚孚撰今人物志二卷晉劉劭撰

板廣州刺史碑十二卷今亡見隋嶺表異錄三卷唐

昭宗時人今亡千秋金鏡錄五卷唐張九齡撰○進

獻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

妍蚩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

之於內故皇帝鏡銘云以鏡自照後事之元龜元龜亦

循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

合本已全於道體因不假於爭鑑然覆載廣大無所

不包聖道冲虛有來皆應臣敢錄此義謹於生辰節

上事鑑十章分為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疏

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效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悃欵

謹言杜氏通典二百卷唐嶺南節度使杜姓源韻譜

一卷唐張九齡撰依春秋正典柳氏萬姓錄世本圖

姓別之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賜姓合

離折故古者論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則亂故

後世論姓氏識其本與自五胡亂華百宗蕩折夷夏

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混為一區不可遽唐

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歟

新纂七卷石文高力士外傳一卷郭湜交廣春秋一

卷良吏隱逸傳二十卷西京雜記六卷俱葛洪撰

洪撰初序言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

史錄事而未得締思無前後之次雜記而已後學者

始甲乙之終癸為十卷以其書校班史殆全取劉書

耳所餘二萬言乃抄撮之新二篇以裨漢書之闕猶

存甲乙哀次江左人或以為吳均依託為之○陳氏
 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欲
 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
 作始是全取劉書有少異耳固所遺不過二萬餘
 言今抄出為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所謂先父者歆之
 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為洪父傳之非是唐藝文志
 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按洪博聞深學
 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
 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於世使班固有
 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
 歆所傳亦未也交廣二州記一卷黃恭義仲撰今南越
 必洪之作也交廣二州記一卷黃恭義仲撰今南越
 志五卷見太平御覽今亡南越記二卷陳承謐撰今亡廣州先
 賢傳七卷交州刺史陸胤撰續廣州先賢傳一卷劉
 撰裴淵廣州記二卷今亡見太平御覽南行錄一卷房千里
 中流高州既北歸編山川物產之奇人民南蠻記十
 風俗之異為此書一名投荒雜錄今亡

卷 樊綽撰 顧微廣州記一卷 今亡 見太平御覽 南方草木狀

三卷 襄陽太守稽含撰 見百川學海 今按含為襄陽太守

也 南漢劉氏興亡錄一卷 胡賓王撰 今亡 嶺外異錄二卷 劉

撰 嶺南異物志一卷 孟瑄撰 交州雜事九卷 盧琳撰

廣州十賢贊一卷 蔣之奇撰 并後序○晉使持節都

武當侯蓋曰忠勝脩滕嶺先南陽西鄂孫皓之世

實代熊陸來刺廣州宣布威惠爰有五仙騎羊而至

手執五穀一莖六穗灼見天意粒我蒸民南邦作父

郭馬之亂未殄崇魁嶺表所伏持節復來王師伐吳

赴難巴丘皓既西降流涕還州遂送印綬作牧如故

在南積年邊夷來附太康九載卒葬京師賜謚曰忠

孫含繼之○晉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光祿大夫贈散

騎常侍吳隱之隱之處默濮陽郵城博涉文史以儒

雅稱執父母喪哀毀過情群鴈來集雙鶴悲鳴康伯

之毋號稱賢明每謂其子汝居銓衡舉如此人乃獲
階升坦之及禍請代其兄桓溫知之拜奉朝請廣州
負山包帶南濱篋寶可富菴屋致盈直以瘴疫人憚
其行乃濯刺史南越以平二十里所石門是經有泉
一軟貪心乃生我獨酌飲厲操愈清南越收觀有詔
褒旌賣犬嫁女蕭然無營妻齋沉香投之湖亭盧循
之難不敗厥名存于義熙而不求齡優賜顯贈士以
為榮○唐廣州都督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贈交州都督諡曰貞王緝王緝方慶雍州南陽博學
起家君練朝章學若咨質酬復淵詣武后之朝都督
南海崑崙之舶歲市外國珠非磊象犀山積前帥
肩取路元獻酋忿以克方慶之至秋毫無索部中首
領肆為沓墨民請府訴終莫得直准相餉謝雖治弗
力方慶與約交通莫獲犯者論之境內畏教治廣之
政號稱第一寵錫錦綵以著其績進同平章神功之
初何破契丹來還獻俘孝明忌日鼓吹徒設方慶論
之遂破厥疑后幸王泉欲御翳輿陳古以諫勿踐畏
塗身為相國子掾眉州后問其故有言以酬盧陵愛
子今尚在遠矧臣之孝肅敢自近於乎不忘悟君於
善建言門殿避太子名以動群臣用昭中興上其祖

書二十八人號為寶章閣閣是甄以老乞身卒于長
安中宗之世贈以天官○唐廣州都督尚書右丞
相贈太尉謚文貞宋璟宋璟文正邪州南和奸學工
文進士擢科鳳閣是登居官不阿時魏元忠為易之
所誣語引張說莫其見扶景亟謂說勉以名義毋得
正人以求免已錄是受謫芬香多矣有不測者吾且
拔子吾寧受生與子偕死說感其言卒對以實元忠
得免讒構以屈當此之時屢折二張后亮其忠莫克
中務不附三思竟寬月將歸月混惜典選離奪於
戒近擢璟天官銓糾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璟輟昌
言太子有功自陸徙廣來為都督廣之利火竹茅茨
屋璟教陶瓦築堵列肆越俗始知棟宇之利吏部侍
中開元所屏廣人為言請須遺愛璟乃自陳治不足
紀以臣當國故為溢羨不受諛諛愛璟乃自陳治不足
朝內侍韞思迓之不交一言帝益差咨常被詔命制
皇子名與公主號別擇美稱璟引鳴鳩七子均養同
等別封義不取上又請后父緝葬如著令不用孝甚
續孝帝以順聽口食之論脩德脩刑諄諄其言畢發
於誠梁山嶽深之誅牢械充滿璟守京兆為之覆按
婚集假貸并坐貸八非絮防億狂謙率然貸者不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宋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宋璟

何罪之云平縱數百眾戴其仁帝之東巡嘉謀極陳
 手制褒答請誠終身并乾曜說必賞賜顧帝方少恐後
 西京是時靈佺御靈之還謂不賞邊功與崇合意厥後
 生事抑之踰年才授武衛不賞邊功與崇合意厥後
 嘉貞嘗閱堂按見其危言輒失聲歎七十五終人惜
 其喪唐三百年號稱賢相○唐廣州都督五府經畧
 使太子賓客謚曰貞李尚隱尚隱之先出自趙郡徙
 貫萬年明經得雋神龍之歲監察左臺湜惜典選勢
 倖撓回乃至迎用三年員闕銓擬不平才廉見軋踵
 知政事以私擢拜乃與懷讓麟懷顯効其罪昭泰鷲
 刻雜訓史評繫屬令錮矚吟有詔覆驗往輒稱病
 尚隱聞之慨然請行善良蒙枉可不申明至為推雪
 冤繫以清湜陪前斥復當路比其伏誅始擢吏部
 進為中丞御史糾招權仇家告之窮治伏姦出刺于
 蒲有妖浮屠辭歸奏流于播馮妄以除披心示戒處
 事分明詳練故實誦記無失出尹河南坐不覺盜左
 遷桂管帝遣問勞都督廣州經畧五府還有贈金尚
 隱辭拒吾自性分不可易移非如揚震清畏人知遂
 代王丘御史大夫司農屬吏多小人徒乾隱錢穀賊
 累鉅萬我按其違思問流竄三入憲臺輒繩惡吏所

發之當不坐殘孽爰自仕宦未嘗過謫惟抵倖臣并
 坐小法左遷復用終焉循吏卒于開元歸重清議○
 唐南海太守尚書右丞盧象昇修政為吏清白入
 居憲臺中丞是整嘗刺陝州美政尤異帝之西還題
 贊廳事稱其利物家風不墜天寶之初來守南海水
 陸都會物產瑰怪前守劉彭天寶之初來守南海水
 懲之乃以負代汚吏歛手遠俗為安中人市舶莫我
 敢干粵從開元後四十年環與朝隱麟朝及負三人
 治廣清節世莫與倫卒官右丞為吏之循○唐嶺南
 節度使檢校司空徒平章事太子太師贈大傅謚曰貞
 簡李勉李勉女卿惠王之孫沈雅清整好學有開調
 開封尉俗難治推姦扶隱已為能吏慮從靈武乃
 擢御史笑語難縱維時崇嗣默將勉効不恭帝歎
 以云自吾有勉朝廷乃尊關東獻俘百人且死中有
 歎者過問所以被脅而官非收輒反入言寇汚天下
 且半雖欲澡心厥路無繇驅以助賊始非良謀願勿
 盡殺帝嘉其意馳驅完宥歸者日連擢少卿欲柄
 用之輔國之驕時輔使下已勉終不肯寧為刺史
 江西部人父病為盡不諂軍容顯朝前尹轅治餉我
 縱釋不誅入尹京兆不諂軍容顯朝前尹轅治餉我

獨不供節度嶺南盜賊負險將獨不供節度嶺南盜賊負險將獨不供節度嶺南盜賊負險將
 十餘州至皆討斬繼十餘州至皆討斬繼十餘州至皆討斬繼
 五至誰為苛謹困此譏五至誰為苛謹困此譏五至誰為苛謹困此譏
 其來四餘柁居官之久其來四餘柁居官之久其來四餘柁居官之久
 杖飾迨其召歸至于石杖飾迨其召歸至于石杖飾迨其召歸至于石
 江中襄筍一貧時謂清江中襄筍一貧時謂清江中襄筍一貧時謂清
 叩闕請為立時以頌其叩闕請為立時以頌其叩闕請為立時以頌其
 而治諸帥暴祭皆所尊而治諸帥暴祭皆所尊而治諸帥暴祭皆所尊
 忠臣之逐時忠詔移治忠臣之逐時忠詔移治忠臣之逐時忠詔移治
 東出未足為愧帝嘗問東出未足為愧帝嘗問東出未足為愧帝嘗問
 謂何勉白杞姦聞於天謂何勉白杞姦聞於天謂何勉白杞姦聞於天
 甚蹙然益見疎為相二甚蹙然益見疎為相二甚蹙然益見疎為相二
 逆旅諸生日死出金以逆旅諸生日死出金以逆旅諸生日死出金以
 既葬置金棺下其家來既葬置金棺下其家來既葬置金棺下其家來
 是遺沒無贏燕其清若是遺沒無贏燕其清若是遺沒無贏燕其清若
 有卒宴必沃饋每遣戍有卒宴必沃饋每遣戍有卒宴必沃饋每遣戍
 死力鯁亮廉介在廷所死力鯁亮廉介在廷所死力鯁亮廉介在廷所
 嶺南節度使禮部尚書嶺南節度使禮部尚書嶺南節度使禮部尚書
 世二十八年厥有賢孫世二十八年厥有賢孫世二十八年厥有賢孫
 入鄭滑府盧群之卒實入鄭滑府盧群之卒實入鄭滑府盧群之卒實

恂恂殘與卧起示不疑恂恂殘與卧起示不疑恂恂殘與卧起示不疑
 大少恩宦寵側目八為大少恩宦寵側目八為大少恩宦寵側目八為
 碎少坐賊獄寢不下易碎少坐賊獄寢不下易碎少坐賊獄寢不下易
 論正或貶或殺尹縱罪論正或貶或殺尹縱罪論正或貶或殺尹縱罪
 有司雜治無狀岳坐歸有司雜治無狀岳坐歸有司雜治無狀岳坐歸
 路之役四十三萬奏疏路之役四十三萬奏疏路之役四十三萬奏疏
 其安在為朕求之度以其安在為朕求之度以其安在為朕求之度以
 解緡入為倍其俸屬州解緡入為倍其俸屬州解緡入為倍其俸屬州
 為拈入為倍其俸屬州為拈入為倍其俸屬州為拈入為倍其俸屬州
 子嫁之禁戮及觀吏上子嫁之禁戮及觀吏上子嫁之禁戮及觀吏上
 無所求一蕃舶泊步有無所求一蕃舶泊步有無所求一蕃舶泊步有
 取非義有驗悉與不為取非義有驗悉與不為取非義有驗悉與不為
 議合討我請勿攻天子議合討我請勿攻天子議合討我請勿攻天子
 念從事我躬自行刻石念從事我躬自行刻石念從事我躬自行刻石
 婢給使不贈其籍還為婢給使不贈其籍還為婢給使不贈其籍還為
 其清操憂國忘家用意其清操憂國忘家用意其清操憂國忘家用意
 慶之春乃以薨告壽七慶之春乃以薨告壽七慶之春乃以薨告壽七
 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元病適死迫闕盱之城陽何化病冠夏嫁取情獄鈞
八遨入家既衆坐鈞石改請除殞子無多紫持由子
十遊拜僮誅以治鈞雄使生采歛孫得占廉節是和
升林僕五首原堂以召山立金歺窮通田其嶺知京
降泉射百惡恕上遺之南祠稅喪弱婚疇身名兆
儀有相中大無所使與晏云十築刻人孤不能禁廣清
靡令九衣所不士安不輩隄石以女能名營靜盈事
有德依年食不發千往如降畏石尚書平惟路城掩關
舉朝咨歎咎絢娟賢遂用爲

相在中書門下平章事而終茲謂耆碩○唐嶺南節度使
亦給事中直言不阿李璣賜節旄封還詔李璣復起
多難露齋必貯囊寄貪者伺望於憲宗於善而從
吾以及此咸通之初散騎常侍是時懿宗於善而從
言而口佛音豈如痛懲刑賞濫謬非帝王所欽於筆
成河防不悟取非以相求帝雖昏縱尚歎平章再遷司
空宦人持兵盜起燭緝人得緘正孤立匪射權近所
忌八而終盜起燭緝人得緘正孤立匪射權近所
政能以禮進人而後序前太守哀晉唐以來治番禹有
必至則循故事焉夫希慕鄉往之意也余被命爲州
焉所關者退而考尋典記追迹治隱於李勉孔戡
盧鈞蕭傲也余之所得兩人者滕修王緜也修仕吳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璣傳 李璣字元振 京兆人 少與李德裕交 德裕爲相 璣以直諫聞 璣嘗言 璣嘗言 璣嘗言

時已為廣州刺史及歸干晉仍為都督乃在吳隱之
 之前晉史有傳稱其威惠為嶺南所伏郡國志載修
 為刺史時有五神人騎五色羊持五穀而來世傳五
 羊之名蓋防乎此而獨不預何也至於王維方慶則
 可遺乎余故增為十賢為之作贊凡晉得二人唐得
 八人以廣州之職而次之所終之官與贈謚者為其首
 冠以廣州而發也番禺負山帶海夷舶歲至珍異叢
 數人者皆能以廉清為吏民師表余以為廉固士之
 常未足道也為吏而污則何足以觀哉夫豈以污者
 衆而清者寡是以稱歎至其詭激以近名余亦不為
 也雖然要其轍皆同歸于治故列贊之詩云高山仰
 止京行行止九余之志豈徒蹈之固將超之豈獨言
 之固將也廣州牧守記十卷廣州市舶錄三卷俱趙
 信之也廣州牧守記十卷廣州市舶錄三卷俱趙
 交廣圖一卷張脚撰宋史五百二十卷今送南京國
 偽南漢書十卷周克明撰崔丞相家譜二卷晦翁家谷

二先生宗法二卷郭叔撰國信語錄一卷與故辨疑

二十卷宋李大性撰漢書刊誤三十卷陳隱之撰三史刊疑四十卷宋日臺

俱余靖續南荒錄一卷陳隱之撰程史十五卷宋日臺

政司刊板儋耳手澤一卷蘇軾撰蘇黃門龍川畧志

十卷蘇轍撰龍川畧志引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
 致也平生家無尤物有書數百卷盡付之他人既之
 龍川雖僧廬道室公皆不許入哀橐中之餘五十千
 以易民君大小十間補葺弊漏粗苴風雨北垣有隙
 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與子遠荷鉏其間既數
 月韭葱葵芥得雨坐出可漚可莛可筆蕭然無所復事矣
 然此郡人物衰少無可晤語者有黃氏老官學家也
 有書不能讀時假其一二將日寓目然老衰昏眩亦
 莫能又讀乃杜門閉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記所夢雖
 十得一二而或詳或畧蓋亦無足記也遠執筆在傍
 使書之於帑凡四十事十卷命之龍川畧志○今按

文獻通考又有龍海語一卷黃秉馮氏家譜二卷馮元

撰陳峴撰李昂英續今亡○峴序九

職方所掌事益加詳其繇來古矣方是南越地尚荒

外宜為闕絕亡傳自漢以來固已亡間于中邦而南

海實一都會蓋嘗總攝五莞號軍府之盛其地望重

矣宋興混并六合迄于茲二百四十餘年民物歲滋

聲教日洽人之視之所謂若東西州焉者誠可睹不

誣顧若昔方志之傳其存者蓋數近時圖述復多缺

畧或所錄率從釀覽者病焉因委郡文學齊曉監鹽

倉季端仁相與纂輯訪之耆老參以舊聞考質彙次

凡閱月數四以成書告視前頗有倫且加詳矣自余

來洩茲土見城觀室屋暨夫名蹟故率荒圯弗治壕

渠表裏亦皆堙過名存而實喪每竊興嘆於是補弊

支傾是建是闕問民所利病與之規為凡其力所可

強弗敢有愛也若夫習俗之麗雜鬪競之蕃多雖嶺

海之會居勢使然司牧者得盡辭其責乎然力有豐

薄事有易難期月而可茲驟聖哲論也賈誼有言移

風易俗使人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則豈

余克任哉姑述厥志以俟夫後之君子嘉定二年十

一月辛卯朔太中大夫集英修撰知廣州軍州事兼

管內勸農使充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末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陳峴序○鼎英序志

州之土地風氣莫先於表其產之良以矜式生乎後

張曰此南之書大綱領也唐賢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

靈鳩凝又遲三四百載菊坡翁始名在曰麻海鉅秀

潤之阿勤天使走半萬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

屑者高風全節可以興百世是邦宜有紀載以俟大

史氏而父焉循缺帥方公大琮檄張君震靈曰丘聚

不脩且四十年矣郡文學爾職盍討論潤飾之迺視

故府延問老成人分授以凡例使各以其見聞述然

後合而參訂是正焉壅疏漏初証去實存又布之衆

使疵瑕咸以爲精當乃已南國一大典獲寓日其成

何幸余何敢涉筆其間乎惟廣素號富饒年來窳不

逮乎昔而文風彪然日以張雖蕉阜枕林之墟蠲不

蟹窟之嶼皆渠渠齋廬幣良師以王其子弟弦歌爭

相聞挾藝得試上都者數甚嗇每連聯登名與中州

等借人士重於筮遠遊所以發其身祗鄉舉一途
 故仕進者鮮雖然中天地而立為世所珍必有卓乎
 殊於流俗者窮達不論也匹夫匹婦以一節一行稱
 于鄉皆可書或高顯通貴而泯淪無聞幢節來南前
 後凡幾清名嫩政照圖牒有幾人此仕也而州志之
 觀其孰無強為善之心哉亦扶植世教之一助也若
 曰山川之稱兵賦之額鳥獸草木之名南海異事五
 而已耳焉用志淳祐七年四月朔序
 卷未人纂 潘美事迹一卷 今番禺雜記三卷 宋初攝
 簿鄭熊 番禺紀異五卷 宋馮拯撰極淳化中請知端
 情舉異中原錄之為三十 番禺建立城池一卷 今番
 門凡三百事還朝上之
 禹記一卷 王德璉撰 廣東要會四卷 王靖撰 廣東路圖
 經五十七卷 今廣州圖經二卷 宋教授王 潮州圖經
 二卷 趙師焱撰 今亡 瓊管圖經十六卷 今南海圖經五卷 李

今羅浮山記一卷 郭之美羅浮山記序羅浮之名
 壤遊者罕到故巖谷幽邃風氣靈異人不得而知之
 余皇祐中為惠祿被命閱銀冶過走山下訪諸耆舊
 以爲山自蓬萊所分蓋神仙之所宅頗怪其說乃登
 石樓俯視滄海洪波浩濶况養無際而三山之勢若
 漂泊乎其上信乎風俗所傳良有質也又訪諸山僧
 則得唐元和中黃野人所謂集異事二十條言多鄙俚
 而意或可采及晉梁以來建下我朝繼有賢者或贊
 記篇詠歷歷在石因考諸圖謀博聞集成山記一卷
 至於方域之本源歷代之崇廢雲泉丘壑之異草木
 鳥獸之名皆錄其可知者庶乎太史之遠求職方之
 傳訪一開卷 羅浮集十卷 譚粹撰并序嘗觀劉禹錫
 而得之矣 羅浮集十卷 初見太華以爲此山然後悼
 及見荆山以爲此外無秀繼遊池州九華山然後悼
 前言之容易噫使禹錫及見羅浮奚特九華山之比
 哉昔常一閱羅浮山記乃郡掾郭之美採摭圖傳纂
 次編集其說謂是山通勾曲之洞接郊山之勝浮雲
 濤於會稽分靈島於蓬萊始疑其誕謾而未之信及
 元豐初承乏郡事遂獲親至而目擊觀夫星壇天成

石鑑圓潔湖韞冰玉竹產籠葱奏清音於樂池耀寒
光於丹竈文禽異卉交錯如繡瑤臺霞谷愈覽愈新
誠可謂此外無奇群峰壁立間數百里石樓倚漢鐵
橋橫空勢憑天倪影浸演勃蒼翠鬱鬱出雲為霖誠
可謂此外無秀今年春被命東來尋訪山記已無校
刻因命博蒐哀為全集命工刊鏤責付寶積禪刹係
歷管載庶幾傳於綿永而覽之者搜文悟景霍山記
神驚心得寧不趨歎元符三年八月望日序
一卷 宋知循州林湏撰 南海百詠一卷 宋番禹尉方
孝錫序境以詩名在在皆詩也境之遠則東日下
西王母南北戶北觚竹不足喻其根岸而南海百
詠又特其境之寓者耳詩境方君來尉番山年盛氣
勁剡苔剔蘇訪秦漢以來數百年莽蒼之跡可考者
百而綴以詩可見胸中之磊落使其乘飛廉憑豐隆
翱翔乎氛埃之上登崑崙凌閭闔扣玉壺憩鸞平扶
桑之根以觀日之所出方壺員嶠橫陳浩蕩長麗裔
皇絡其來御下眎齊州不啻紅塵九點則境中之詩
又可勝既耶莆田葉孝錫 韶州新圖經十二卷 趙伯
於是特書其百篇之首

今曲江志十二卷 蘇思峽山履平集一卷 司馬儼撰

山利涉集一卷 潘子紹撰 桂陽志五卷 周端撰 桂陽圖志

六卷 鄭紳撰 通替三十六卷 黃佐撰 皇明千家姓纂十

二卷 黃佐編 皇明通紀二十卷 東筦陳孔子通紀十卷

新會孫川板提學歷代一覽二卷 黎貞廣東西域錄

一卷 不知名 吉陽軍圖經一卷 宋人撰 南海錄一卷 李

父撰 高涼志七卷 宋嘉泰壬戌太守春陵義保昌志

八卷 楊彥為潮州記一卷 增江志四卷 俱王中行惠

陽志十卷 王以寧 湟川開峽志五卷 李華撰 海潮圖

論一卷 謝願素 南海諸蕃行記一卷 達奚通 儂賊入

廣州事一卷 霍建中撰 二王本末一卷 陳儻撰 番禺客語一

卷 黃潛撰 南海志二十卷 陳大震撰 羅浮志十五卷 陳璉撰

予家寶安去羅浮不二百里而近當天守晴碧山色

歷歷在肩馳間今雖宦遊於外而寤寐未嘗忘也末

樂五年秋八月予自除陽考績至京師偕同邑徵士

袁友信訪神樂觀道士徐子明鄧能宗談及茲山之

勝徐鄧舊住山中因出羅浮志乃宋是庵王曾所輯

而後人所續者惜非刻本帙弗全字多舛謬幸而指

掌諸圖記猶在有足徵者二人固請釐正刪補予嘉

其意之勤遂為之考訂去取彙而成編增至一十五

卷真風靈跡昭著可考履其地思其人寧不有飄然

御風騎氣之志哉洞天福地儲休以彰雍熙泰和之

盛異時歸省當造山中尚特書 東莞志十五卷 劉存

禎祥盛事與茲山為無窮云 增城荔枝譜一卷 無名氏撰

增城荔枝譜一卷 承乏增城多植荔枝蓋非嶠南之

大山實類吾鄉之晚熟搜境內所得百餘 纂瓊海方

種其初亦得閩中佳種植之故為是譜

興志二卷 元蔡微撰 宋史補五卷 王昂撰 續古今紀要十卷

鍾芳瓊臺外紀五卷 王佐撰 南海雜詠十卷 張詡撰 南雍

志二十四卷 廣西通志六十卷 羅浮志十二卷 黎民

廣州志七十卷 俱黃香山志八卷 黃佐撰併序

肇諸周官平太宰以六典佐治而大司徒掌土地之

圖人民之數於賓興賢能尤數焉庶富而施教典

故當爾也乃若保章之辨封域春官統之職方之圖

民物夏官統之乃若保章之辨封域春官統之職方之圖

冬官統之六典之司民之登版秋官統之職方之圖

國四方之志則承其流者也周之致隆其以人才為

本者與志之作也其斯而巳矣周官法度又廢不行

迄漢建武中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

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

彬如也其存而傳者袁康之越絕書惟重計倪常璩

哉我

華陽志

聖祖開天召儒脩志總以太史固周官法度

我華陽志聖祖開天召儒脩志總以太史固周官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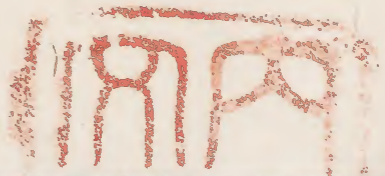
我華陽志聖祖開天召儒脩志總以太史固周官法度

我華陽志聖祖開天召儒脩志總以太史固周官法度

我華陽志聖祖開天召儒脩志總以太史固周官法度

也文獻昭備垂二百禩關雎麟趾之意洽而善我樸棫
 之治成矣迨今皇上帝重光先烈化洽禪海凡有土
 地人民政事者必務得人焉有徒志而文者市人顧簡
 且得而誹之敝邑福小僻在海嶼未可謂無人顧簡
 州久逸可使寂而黎庠生黃君經創自末樂中邑人容君
 憐與迄成化甲辰庠生黃君經創自末樂中邑人容君
 鳥獸草木而名宦人物則畧至是賢令文巖鄧君復
 延縣文學齊君啓和郎君良胡君禮開局纂修補其
 未備俾予裁定之予方在苦謝未能也乃令門人楊
 上舍維震輩撰次論贊比及祥禪躬為潤色昭其晦
 芟其蕪立綱振目稍可觀省凡八卷云是故風土以
 觀熒惡民物以察登耗政事以審弛張教化以知興
 替官師以稽賢否黎獻以攷盛衰藝文以備徵信雜
 志以辨妖祥一邑之事亦畧具矣矧邑負仁山以施
 仁政周官之本其在茲哉予不佞順德志十二卷承
 忝從太史氏後是用僭言於首
新會志十八卷 李承箕
 撰
順德新志十卷 鄧炳鍾華
 撰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我欲觀夏道宋不足徵而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宋不足徵而得坤

乾焉聖人宜無所不知必待此而後發明何也至於
 叔世人各自私據意見而沙憲使陶公以書於纂脩新
 於聖人之言也予遊白沙憲使陶公以書於纂脩新
 會邑志予辭之曰平物吾心乎明理吾知乎適用吾
 才乎達意吾詞乎衡誠懸規矩誠施輕重曲直斯不
 謬也識陋心粗何足以語此時有司以公命之不可
 辭告予然後考他書蓋新會自秦通南越置吏至於
 今始千有餘年其地不為小矣然月不為近矣幅員開拓始五百
 餘里其地不為小矣然月不為近矣幅員開拓始五百
 山崩水溢災祥怪異之屬苟可以損益世事而存乎
 勸戒者漢乎如雲沒鳥散而無所於考矣於是準世
 俗志書之例采其近時之無所於考矣於是準世
 數人詩文百餘篇倉卒成之以咨公命非九事或三
 戒也○詩文百餘篇倉卒成之以咨公命非九事或三
 有五載為弘治戊申嘉魚李宋開寶甲子凡五百三十
 載為嘉靖巳丑邑士穴龜輩踵成之會常熟張君侯
 公歲至覽之歎曰倚乎庄山報祀曷為詳於圭峰乎
 非矣乃就訂於予予病未幾而序諸貢吏之圭峰乎
 舛矣乃就訂於予予病未幾而序諸貢吏之圭峰乎
 至則又懇予曰夫植三綱之謂道通三才之謂儒與



山曰沙昭在茲邑是惡可亡紀子蓋筆諸予乃發例
 俾門人述焉惟土地人民政事侯之寶也惟庶富教
 政之經也循李氏舊本而加緒正可矣於是蒐羅芟
 潤定為十有八卷云首之以縣紀存帝制傷宋亡也
 表秩官恪位著也表人物章黎獻也建極開人奠厥
 有秩故興地次之故籍次之庶則承之以富故食貨
 政莫大乎厚生故版籍次之庶則承之以富故食貨
 次之富則承之以教故禮教次之藝文教之餘也故
 又勸也圖機方外皆所不棄故列傳終焉紀實流聲以
 昭勸也圖機方外皆所不棄故列傳終焉紀實流聲以
 著也記著夫文獻之大也畧者徵諸其所未足也世
 家以崇道也毋使氓庶猶吾魯東家也傳者傳也事
 之可傳者也惟張君侯謀厥始陳君侯成厥終載筆
 則南海篤廷相繕寫則邑士湯天民彭漢李淳學捐
 資助工則邑民湯子相也刻於秋孟凡屋門新志十
 三閱月而梓人告成丙申冬十月之吉屋門新志十
 八卷與奇石山對峙如門故又名屋門山環以大海
 潮汝降吞吐由之在昔樵蘇登眺者之絕至恣蛇虺
 麋鹿所宮者蓋不知其幾千百年矣自宋祥興少帝

浮海始創行宮其上而揚太后與夫文天祥諸臣鏖
 戰死節之始末嗚夫六飛赴海大風覆舟之後貞烈
 忠憤之氣鬱而弗伸者又二百餘年於此矣至我
 國朝始表章焉成化丙申邑人白沙公甫先生與僉
 事鬱林陶君自縑議上請創大忠祠以祀文天祥
 陸秀夫張世傑三公又十六年為弘治辛亥同今兵
 部尚書華容劉公特雍特為右布政使及舟屋門議
 創慈元廟以祀湯太斤又九年為庚申與僉爭晉陵
 徐君朝文議請入祀典制曰可特賜廟額為全節祭
 品視古先聖帝王而祀之期則先大忠一日也於是乎
 鼎厓巨浸之間英魂義魄貞烈忠憤之氣勃然與雲厓爭
 高鯨波爭濤海月山日爭耀於無窮而香火四時弗
 絕有司歲仲春率一至牲牢酒醴俎豆王帛襍然前
 陳往來部使暨騷人墨客往往有登臨吊酌播諸長
 篇短章不一而足者矣徐君一日顧謂詔曰屋山宜
 志而未有志之者蓋缺典也先生盍留意焉詔謝而
 敏而君意益固伏枕之餘因與門徒博采群載凡事關
 山者次第編輯首沿革次形勝次里域次景致次帝紀
 詔勅次事蹟次列傳次祠宇次祀典次碑文次題詠次
 異次雜著次題名悉筆之所以寓褒也其胡元張弘範白



佐之徒列傳及刻石紀功之作悉削之所以寓貶也編輯
 既成名曰匡山新志凡十有八卷云嗟乎世之治亂國之
 興亡雖曰有數然未嘗不由於人事之修廢有以召之也
 姑以有宋一代論之使當時君臣有古帝王之學以脩其
 身則出治有本決不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矣有古帝王
 政教以新天下則治具畢張決不至於聲容盛而武備衰
 矣何播卷之有乎不幸而至南渡苟斷斷乎以興復為務
 而勤講和者必誅忠蓋如李如岳必任之而勿貳奸
 佞如秦如賈必去之而勿疑則中原決可復而大讎
 決雪矣何敗亡之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網繆繆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則宋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先者既可慨矣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
 不蓄終身不待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後者尤可痛也
 烏乎此志之所作也夫豈於南渡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
 之勸而已哉夫豈但為為人新寧志十一卷陳元珂
 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
 序龍門志四卷表永增城志十九卷湛若水撰從化
 志五卷陽呂子天恩撰黃佐序從化舊無志志之者今灌

於予予閱之終篇深有感焉遂序曰天下大勢之
 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昔疑斯語乃公
 信之嗟乎從化自昔一羈縻繫溪則耳隋唐之際馮崑
 所據迄于宋元畔服靡常作邑以來乎諫之日久矣
 時流溪襟帶翠巘碧澗輝映上下玩之令人樂而忘
 去問其風俗則楓阪芋釐鏗風管輒成絃誦聲勝冠之士
 相拱揖而談道真使躬形管輒成絃誦聲勝冠之士
 其心而冠警反在新順逃聞不軌則樵夫笑之稽諸
 郡乘俗而冠警反在新順逃聞不軌則樵夫笑之稽諸
 盜牛競誇天賜法以繩之每每揭竿而稱亂今豈有
 是哉揆厥所元則高原瘠壤商旅罕至非有果而之
 奏也灌漱所元則高原瘠壤商旅罕至非有果而之
 外務非有聲色符籙之娛也抱其顛慙不知書業夫
 誰與易之故設學之物儒衣鳥駭被選就廩至者畏
 不寧何則其質錮而其見蔽也自黎氏起甲族登
 玉堂之署為柱下史經緯禮俗先之牖之李長汀輩
 又多蟬聯科薦而譽髦嚮風以故比屋詩書牙璋不
 聳儒者之效也呂子清慎且勤民治益固凡其所徵
 文獻實多取諸韶山云夫堯舜之道集於仲尼洋洋

文德洽于禪海百越則信邀矣其可稱道者吾廣南
 越也蒼梧西越也象郡越也江右揚越也八閩東
 越也末嘉甌越也會稽越也荆楚筭藍縷之俗也巴蜀
 句吳斷髮文身之鄉也鉅廣深林均為荒服奎耀文
 明在鄒魯無阻問焉一遭元狄腥螫則雖闕里像設亦
 皆左袒而矧橫目之民哉匪我聖祖汎掃蠲蒸則
 仲尼心傳雖在孰推行之且百夷羅施古稱鬼方棄
 而弗圖以教化難也今雲貴且建藩而軒冕等中州
 矣向謂符祝役人之龜上木換人之骨者又安在哉
 蓋天下有道固有人之龜上木換人之骨者又安在哉
 若不能易也貞潔其身以先之設為禮文以牖之重
 以節用愛人之令則民性無弗而道之決者深矣邪
 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予而今
 而後知天下大勢之所趨而卒易焉者仲尼之道行
 也頽汗暴乃借吾道何也惟禮與文道固在清遠志
 茲哉予深有感於是故表而出之以風世焉

六卷 隍川志十卷 曹鎬撰嘉靖五年葉陽山志五

卷

韶州舊志十二卷

方此撰

韶州新志十卷

符錫

林雲同序韶屬廣以奇勝名皇開韶石雖世遠莫捨
 然亦有虞氏之遺風焉而文獻余襄則固表著人文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鉅郡無善志君子惜之
 符守錫銳意修輯上請督府蔡公曰刪繁紀要務在
 成書爾其任之無若前人愆也察院姚公嗣至謂風
 教大典深用嘉獎書成序首在余余因按歷其境觀
 風攷典采新問故閱山川之崇深而尋其脉委之所
 鍾調名賢之祠廟而參以長老之覲記登臺吊古津
 增慄慨覽物研情備窮習尚其它疆域戶口橋梁辭宇
 之類固其在無須論矣因知斯志之詳而用心之密
 也遂序之序曰夫傳世載籍豈不浩浩乎哉而誰識
 志之重也余初讀書館中喜觀今一統志及方輿勝
 覽諸書謂一開卷天下山川形勝古今人物與建置
 沿革之故可指諸掌興亡感慨賢否勸懲於斯繫焉
 既而奉命南役跡所經歷按圖印證與所詢訪據
 實考衷率多踈悟因嘆曰於乎安得具三長如司馬
 氏足跡滿天下與成一代之實錄哉用是時加究心
 但有遺郡邑志者愛之甚於他書積盈數篋將以參

稽異同及承乏再視學政重舉行焉夫前者後之鑒
 今者來之徵其所關豈細故哉循沿舊陋漫無準繩
 一二作者又以私意小智評品去就遂使齷齪者習目
 傳者習聲事泛弗覈跡混靡綜善隱莫章惡飾自蓋
 厥惟戾哉孔子思行古道歎扼宋文獻之不足徵始
 傷之也他日又曰文勝質則史然與其不足也寧文
 勝焉何者猶有質在焉不得已也則是則彬彬者將無
 望與斯志也開例發凡本古正今闡微發確舉大畧
 小中多更定要非任情根實弗誣藻繪尤緝誠於三
 長有所承授庶幾彬彬焉爾故苟有志經濟之士必
 於是乎首稽而所以慎固章障爾綸損益之道將昭
 乎如發矇惕乎如弗及而治理寓矣夫郡也州與邑
 之管也省與天下之推也故郡志舉則屬而州而邑
 可以觀焉郡志舉則大而省而天下可以達焉又况
 韶鉅郡如前所云邪而有斯志顧弗恢與始於辛丑
 六月成於十有一月參校則推官鄭錫麒教諭秦志
 道等十有四人英德志三卷知縣謀廷南華志四卷
 而符守實總裁南雄志十八卷譚大初撰歐陽鐸序嘉靖
 符錫撰南雄志十八卷癸未余領督學東廣之命

仲冬之月遵庾嶺而南道旁松數千章甚奇古相傳
 張文獻公手植徘徊久之抵雄凌江已月上矣知遂
 夜終明年孟夏迺復至雄視學有間上政平樓望巾
 山挹金馬招威鳳於東岡占瑞龍之晴雨壯哉五嶺
 之首一大奧區也蓋保昌始興地雖不能百里然而
 燕百粵群蠻內通江漢外控番禺吃然南國之紀攷
 諸前志秦漢略焉唐自開元而後梅閔刊不人文內
 招至于宋元深矣而其亦多闕亦有不可以訓者
 會議修通志檄學官弟子博取草正之未竟余以遷
 去後益其未備發凡舉劾爰成新志太守胡君求成
 蕪增校定錄其副遣朱生端明蔡生邦俊即會雲山
 重加校定錄其副遣朱生端明蔡生邦俊即會雲山
 庄示余其言沿革之故利害之端詳矣大書以叙事
 分註以載言蓋用史記之法以志而權筆削貴質也
 有節文有刪句刪字此以志而權筆削貴質也諸有
 久廢而不宜廢者不以入故蹟後有復焉者可也山
 川必高大靈異者望也祠廟必有以爵叙者思也望
 可表也祀也思則不淫矣名宦以爵叙者思也望
 賢以世叙者猶尚齒也食貨詳於虛賦者民最病也
 風俗熾惡並書者民所習也茲其望乎上者尤厚乎

廣雅

藝文志

三

終之以方外而寺觀附焉狄異教立民坊也蓋胡君
 兼治春秋學與譚子同道故多用斷例然而不苛不
 固不遺不禱斯其善志也雖然亦欲託諸行事則
 寧有大於學校食貨者邪而雄之積弊亦是為甚夫
 養士如種木然株而植之能株而成之乎民輸當如
 負物無過其力過其力則仆矣余往取士于民間至
 數十人竊取其以類相長有足相承耳虛賦不可以
 篤教誨亦其以類相長有足相承耳虛賦不可以
 則必取諸民胡君以餘田補見戶之虛賦以虛田
 折力役之征如彼負者少損矣其有弗任乎夫學校
 興則選舉貢辟廢叙風俗由此其資也事蓋有舉其
 口料役物產秩祀由此其資也事蓋有舉其
 善從是故君子惟大之為務安成前後守維者三人
 若劉公嘉秀特著在傳胡君剛介廉靖似之而譚子
 妙年青才勵志秉禮其將以脩曲江之業乎宦
 思同績鄉思同德斯志載績當有執簡以從者惠州
 府志十六卷 楊載鳴撰○羅洪先序父母於子慮其
 之出納以制盈縮取與之經防其疾苦而為之湯熨
 箴砭也必先集方術之稀奇以審宣洩輔衛之用益

智有所限則仰諸人者惟恐不得盡所聞而身不能
 兼又將反覆丁寧託諸人以繼力之所未及非過
 也一以體之愛有不忍其為謀自無弗至焉耳君子於
 民何以異於是其器也必有為其夫也必有遺國家
 之史邦郡縣里之志其亦記產與集方述前聞以認
 將來者與嘗讀周官而疑之豕宰而下五宮既分職
 矣貢賦皆賄山林臯熙之征如家人歲會錯出而互
 見至如徒役期令華輦旗旒錫饒之辨凜乎稱變之
 虞又於如伺察在身何為煩細而諄復也然諸侯之兼
 井者方且顧忌空文而莫敢自肆及其久也務去典
 籍汶滅故實以幸脫罪而以司馬通成之數為辭不能
 其詳所謂井邑甸類以養生皆不厭夫集為辭不能
 觀之兵賦以制國藥食以養生皆不厭夫集為辭不能
 而凡史與志之廢興固由史與志之廢興固由史與志之
 能知國與郡邑治忽必由史與志之廢興固由史與志之
 為廢興之大此嘉靖戊子寅凡三書其屬八邑博
 志在天順丁丑嘉靖戊子寅凡三書其屬八邑博
 羅海豐龍川故無紀述而和平富險折置未久自
 子朔丁丑七十餘年世次遼絕罔可稽附故拾書曰
 大記大記者記其大都云爾也壬寅所書收拾書曰

廣雅

卷五

三

更易數手良吏名人不盡表著乙卯泰和武東揚君
 以選部郎量移為推官為人博厚深沉好古而愛丁
 常恐不得久留於此則取前志增損之自事紀治革
 秩官選地賦理建置學校祀典外志雜治上詞翰咸有
 刪正而於義不沮他嫌其言曰載與夫吏治安能為
 舍亦終前政之欲言耳夫負山綠海之民實碩少智
 抑亦幻移竊異時倉卒竊發安難為牙無以
 巧胥者環境窺異時倉卒竊發安難為牙無以
 睢旅昨無怵迫思亂者乎且惠為郡幾百年于茲而
 待之保無怵迫思亂者乎且惠為郡幾百年于茲而
 為吏與上者幾何人矣吾耳目所逮不能登良黜
 瑕以彰懲勸吾懼忌害已而去籍者不在於下之人
 也嗚呼為民父母之言固如此哉雖然楊君豈能盡
 以所言必之於人而人於揚君之言亦豈能盡令不
 異於情則其人得所欲聞師其意而推廣之所取長
 而齊以不足其謀亦有所必至是將大有遺於後也
 始揚君之為志也通判豐城吳君實克相之既得請
 于諸當道復擇校官弟子之良者以從比入梓楊君
 遷為南京驗封主事而錢塘姚君適以郡守

用速有成譬之撫愛子者或為之乳哺或為之保
 後先相維可謂得所遭也得於今有弗得於後也
 予與楊君素善而與君亦出於同鄉興寧志五卷
 喜其能知治忽之故也於是乎言
 明撰長樂志五卷容端序
 壘揭陽志五卷王鳳撰盛
 序鄉志七卷陳應惠來志五卷林春秀撰肇慶府志七
 卷盧璘編○高要祭致育序郡有方志尚矣肇慶置
 郡始於秦漢至于今千百年建置之由習尚之與
 人物宦業之著必嘗載之於志惜也年代彌遠簡秩
 散逸不可得而攷矣近世若宋翰學李宗誦之郡譜
 郡守張宋卿商侑之脩纂崧臺誌皆不經見所可一
 見者惟元寶慶間有郡守丁伯桂所叙郡誌大率紀
 其分野號治如九域志附之以井邑貢賦之入至於
 建置沿革人政蹟則又畧焉國朝末樂十七年
 嘗纂脩志書吾郡奉行惟謹儒先蒐訪論次之詳悉
 依凡例以系其事為肇慶府志若干卷上之其彙本

嘗得而觀焉可謂周密曲盡茂以加矣竊意以為自
纂修至今又二十年事有可紀者非一苟無以預載
之也他日倘索其實以備採擇故老方欲板行是書
其孰能前聞也惟時郡守四明王公方欲成行是書
郡博伍先生寧據郡人所採事實續之藁成就正於
公遂命試教李先先生璠宋先生悅暨愚老耄相與考
訂無疑書生黃聚繕寫成帙景致傳其嘉惠於吾
邦甚厚因以見郡志之修非但述景致傳其嘉惠於吾
採擇而已蓋欲郡人之觀之感發興起遵禮義則
風俗可厚勵志行則聲聞可著立名節則前人之事
業可企矧又辱公之文以弁于端而寓夫獎導之意
開卷之際回視端溪崧臺若浚而深若培而高而邑
居風土亦為之改觀矣
吾郡之勝豈不偉乎
新興志七卷 林藩 陽江志七
卷 吳煥 陽春志五卷 俞宗 德慶州志六卷 陸舜臣撰
曰志也者識也所以經土地紀政理存往事以昭來
鑒者也古者列國必有史今之郡古之國也志也者
其猶古史之遺與德慶古志廢失無攷求樂問隱士
梁普修之其失也濫感化間教諭彭厚修之其失也

蘇嘉靖辛卯鄉達博士張君子達復修之而未及成
書亦有二縣之遺也壬辰冬予領符至郡諸生首以
告予曰會計版籍之土述職須知之進三縣皆總干
郡而志獨無之豈非缺典與乃會萃諸志旁及野史
稽之故老參之輿論濫者黜焉蕪者芟焉缺者補焉
訛者正焉郡必始於輿地故首圖經有郡斯有政也
故次之以紀沿革秋官選舉皆紀之事也故次三表
三者必由於土地故次提封棟隆為提封之觀也故
次創設出政有所以而財可理矣故次食貨食之所
必有報故秩祀次之禮必由教教次行而政成故
校次之有文事必有武備故兵戎次之數者皆歸於
得人焉耳故以列傳終之郡人患惟徑為甚故附其
後示無忘也於戲惟予小子顯蒙固陋塞見聞兼
以簿書倥偬復缺典籍草次成帙豈敢曰傳哉特以
存夫梗槩正之也嘉靖丁酉冬十月子潤高州舊志七
卷 富敬撰 李貞序 洪惟 聖朝大一統之治編纂
志乃司 天府以 葉均 董其事 述故作新類集成編
悉上 司 天 府 以 葉 均 董 其 事 述 故 作 新 類 集 成 編

廣雅

卷四十一

三

別成一編名曰節要適郡守華亭富侯由給事中來
 守茲郡因閱之見其前後二書非出一手患其未盡
 善者於是剛其繁無裨其缺畧字畫訛謬者必較訂
 之文理舛乖者必正之崑王新劄蜀錦增繡而推
 府李侯循加贊協甚盛舉也遂命繡梓以傳久遠俾
 愚序切惟時運之事有古今天地之理無古今志書
 氏之作紀莫不實如一源也然歷代之職方以逮後世
 衰時代更變此不可與常論也若日月星辰之燁煜
 山川形勢之流峙與夫人道綱常之倫巨萬古而不可
 易此又與古同也高涼為郡地屬廣藩僻在南粵之
 易者今與古同也高涼為郡地屬廣藩僻在南粵之
 陳舜分不及禹貢不載蠻烟瘴毒人莫敢觸越自秦
 漢逮今隨時漸化變滴為淳禮樂教化木冠文物蓋
 與中州比故此志之作亦不為易也况侯以淵源之學
 加之潤飾之功得為政之務尤為不輕也觀其紀述天
 與夫世道之隆替氣運之升降隨事而紀採擇去取之精
 立法著述之備古今事理因之而見可謂實錄矣後
 雖有作亦不舍是也山是郡人皆知勸善懲惡常理

不亂非常不為士大夫不為君子之行細民不敢乘
 本分以業殆見禮讓興行教化漸治矣嗟夫今之視
 古得則以法而得盛名後之視今豈不猶今之視昔
 乎是則茲郡之得盛名未必不藉是編而著是編之
 傳亦未盛與侯之於茲郡之無窮也若然則我國家
 治化之盛與侯之於茲郡之無窮也若然則我國家
 哉時宣德庚戌高州府儒學廉州府志六卷并何御撰
 教授前翰林院編修李貞書廉州府志六卷并何御撰
 廉郡父關志予往教授時則嘗與東厓王學博編之
 矣已而不果丙午丁未問前守鹿厓胡公又編之矣
 已而亦不果乃今予實代胡卒成厥役蓋自巳亥迄
 今閱十七年不為不為久中更十數耳目不為不多
 然卒成之者合浦令胡子濟世董其數目不為不多
 和靈承秦子承實翊之而往復校仇討論問色則昔
 者予友龔子木刪繁從簡提綱舉類以歸于正則莆田
 林子采功實鉅焉夫國有史郡有志今之誌郡猶古
 之錄其疆域戶口風俗沿革損益之實是無國而
 不錄其疆域戶口風俗沿革損益之實是無國而
 也郡而不錄其疆域戶口風俗沿革損益之實是無國而
 是無郡也故聯其條貫合其表裏整齊其損益之實

推新由後鏡前百世可知已廉自秦置吏以來稱爲
 舊封山川無改圖書不埋而獨闕于志何耶予竊憂
 而竊論之夫民必資財以生財非農與商無出也廉
 土瘠薄寡收加之糞耘不力豬防不設稍旱輒告
 涸嗷嗷然仰澍于天真情農也海舶大賈有所禁不
 得至貿易之獲鮮矣民第籍其田之入以求取贏於
 征歛之餘其能富哉校庠者儲其才以興賢而尚非
 必其地故也易舊學而新之將以興賢而尚非
 也則又思復其舊非堪輿之說溺之乎五材並用無
 能去其今衛所之兵十存二三矣占祖籍者散落山
 谷演練則赴役遣則行身着營所無幾也城之外東
 北獸單盡徙此輩挈妻子而實之月有稽歲有祭外
 逸者勿給以糧餉庶幾乎廉之水自北而西稍南即
 折入海其流至淺或褰裳可涉吾欲移求濟橋南
 少蓄來水而流至淺或褰裳可涉吾欲移求濟橋南
 民無病載然而又濟州江之口導其流俾舟楫可常
 其州江之易者凡既三矣再隄再石冀訖有城不成
 不己也重門禦暴在西方足恃耶東南二城門久就
 隳妨其制甃而重之即未能銷鉅亦堅邊一資也墟
 市細務昔人願其不擾也合悉驅鉅亦堅邊一資也墟

皆者仍其常兩利並存不令有所偏逐亦以便民與
 然民難與更始積習安焉議者謂不開北門則此墟
 恐終廢也夫天下郡縣之賦多矣其誰以取道以達于
 廉爾哉吾欲闢而門之也以外地可也珠池所爲國
 墟誠可久之道歟勿以招戎爲詞可也必置干法追
 繫村甲隳突叫號捕網細氓有濫及者且壩海無田
 而利場可趨彼固冒死爲之矣雷瓊海路不可遂通
 謂走馬武思之間有陸道焉鑿而入于廉廉可使富也
 於十走說也予既私及之矣欲附工志不知所裁也
 乃以問林子林子曰此非采可預知也采之役也志
 而已故綜之欲其詳耳而不能必其無略也覈事欲
 其真耳而不能必其無私也志者之憂也然蹟以承襲
 必其無私也志者之憂也然蹟以承襲爲難故曰
 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是作志者之意也采
 所予敢論也告東厓巫氏曰庶之事則予紀本其
 非予敢論也告東厓巫氏曰庶之事則予紀本其
 要也終之以外紀外而夷之也附星氣于天文并墟

廣雅釋義卷二十一

藝文志

三十一

市於地... 流寓詩文... 志者之法... 貨民之命... 也橋梁墟... 有專責也... 少守龍嶽... 次其語焉... 爲邵志叙... 職爰立若... 川城部室... 者也况魯... 伯存以秋... 身折權賚... 事檢郡志... 昔爲僉事... 謀加之訂... 吾不思所... 以莫安與... 於城郭曰... 吾不思所... 以捍守與

於歸宇曰... 賦曰吾不... 乎疆之聖... 封疆之臣... 見貢賦則... 臣道乃修... 瓊臺志二... 郡僻無書... 文載公晚... 公載筆數... 所集爲外... 托前守方... 詳於人物... 雋副裁爲... 縣執舊疑... 適逆瑾敗... 藏採藁於... 友唐鵬翼... 侯禪書見... 以成後自... 淮漕

瓊臺志卷之二

瓊臺志卷之二

瓊臺志卷之二

得告歸謝邦君以督府檄禮余纂就而未果適王巴
 山汪東泉二憲伯上太守三先生繼以故外紀備舊
 惟志以史傳也例以史而事必盡乎邵故以碑刻小
 類書以史父老芻蕘備文籍如地切倭岐而述海道
 情之詳急討禦而具平亂兵防之備隱逸附以耆舊
 不遺善而賦及於雜善罪放別於流寓不混惡且因
 懲惡以顯天賦及於雜善罪放別於流寓不混惡且因
 積祥以備事而心首表以括邦綱殿雜以盡鄉細非
 例史以備事而心首表以括邦綱殿雜以盡鄉細非
 順其欲為之意尊祠鄉而忠輔於已成之體文莊而
 臣於二公第愧淺陋常感古人掃塵之喻謂塵掃矣
 而即隨有况有之而未盡掃乎乾乾得庠彦鐘生
 古人之難者乎此所以雖終日乾乾得庠彦鐘生
 遠張生文甫輩助余之不及然終有負於諸公之望
 也雖然亦幸其督成此以有待也後之同志者感今
 日欲脩之則非惟紀將來之事必如炎漢前後共
 成二書赤城新舊各為一志以體桐鄉外紀名書之
 意或於此書而有所恨焉亦安忍不因為之補遺考異
 以續其別哉則古入所謂欲俟脩於後而反愈不備

於今者不忙無慮而望解所望矣豈非諸公今
 日拳拳之意所召哉正德辛巳秋七月既望 樂會

志八卷 崖州志畧四卷 廣州人物傳二十

四卷黃佐撰姚涑序○傳者史事之一而載筆立言
 公也其事誣編次之弗精也失倫也其志隱譏評之無當也
 其義外採撫之弗精也失倫也其志隱譏評之無當也
 遷固之書史學之所宗也其詞穢甚矣傳之未易言也
 之論君子或與夫此而失其衷難以言信矣余
 執此以觀天下之與夫此而失其衷難以言信矣余
 遂於作者然則鄭惟忠之所問亦豈持在唐世然哉
 廣之先賢傳自吳陸胤始近世以來紀錄幾於熄矣
 夫廣嶺表名都也靈秀所鍾發為雋異衣冠之族聚
 焉藝文之籍興焉如子伯懼先正之久而湮豈有志者
 所恐恣邪太史黃子才伯懼先正之久而湮豈有志者
 傳以表之凡二黃子才伯懼先正之久而湮豈有志者
 於史也綜之群典以輯其逸叅之故實以定其訛監
 前史之得失以辯其微遵名家之義例以肆其指主
 儒先之緒論以要其歸事核以審矣志詳以章矣義

嚴以斷矣詞瞻以達矣積之十餘年而篇牘始就其
 用意不已勤乎取州之所記以覽千百載之事若
 身寓當時見諸先正相與揖讓其間而緇髮無少爽
 者是故風節可仰而思也德業可考而法也論議可
 誦而服也先正之遺烈固賴是以顯而後賢繼興將
 亦籍聲光以自壯矣表南海者其在於茲錄乎余與
 黃子皆史官天下所嘗為者未盡於此也而黃子先
 成此者志厚鄉也蓋常論之一谿一壑之水疏而障
 瀉其波瀾湍瀨觀非不奇也然而所觀者小也迨乎
 瀉後為海此天下之至奇也夫史亦猶是也黃子之
 志豈以一州之史為賢哉示我以全且大宜必有藏
 之名山石室者而是錄之亦我河海之濫觴焉耳矣
 擇間以餘力輯廣州人物傳蓋吾邦自秦漢以來幾
 二千載其文獻之錄載在外史者有廣州先賢傳交廣
 春秋等書皆缺有問矣散見於類書者存十一於千
 百廣州湟川等志荒脫而不覈正史諸傳叛渙而無
 統黃子蒐遺言緝墜緒沂流而導其歸剪租而茹其實
 勒成一家言且論次鄉先生之行事發明其用心以

警言倫俗激頹風予得而讀之蓋深有味其言也嗚呼
 士君子砥行立名孰不欲施於後世然而不盡然者
 可不深求其故哉古之賢聖人不見信從於天下其
 得謗無以異於庸衆人後世庸衆人夸毗以相高標
 致以相報其得譽乃適古賢聖人然而卒有定論若
 涇渭異形天淵異位此其故何也蘇子曰人無所不
 至惟天不容僞為喜盡之矣天者理之主宰也其在
 人曰心曰性曰道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賢者循
 理聖者樂天是故道與天同運性與天同體心與天
 同神其為名也自與天同久故非天之能植其名也
 其所自立者然也蹈道而不力謂之天之游民色取
 仁而自行違謂之天之棄民夫奚待而久存故非天
 能滅其名也其所自立者僅若此可謂天乎前乎此
 來二千載登名是編者若此可謂天乎前乎此
 者其天定矣未可以俟後之君子矣嗣是而有聞者上
 達為賢聖人未可知下流為庸衆人亦未可知蓋嘗
 自揆諸天而已矣後之繼黃子而修是書者吾知其多也
 繼鄉先生而修其德行道藝以成黃子之志者可知無
 致辯於心東坡先生年譜一卷五羊王番禹蒙氏家
 術之微哉

譜一卷 宋濂序太學生番禹蒙安以其譜圖請曰安之
 扶蘇之難其子孫散處天下甚衆然千餘載未有北
 顯者動人耳目者番禹之蒙始於有宋諱甄者自北
 方未始知廉州遂家番禹之海陽里至安八葉矣在宋
 世有祿仕自元得國始無仕者今閱三世而安復以
 儒生貢太學為第子負竊懼不能承其緒嘗考次以
 葉字名枝裔為譜使後人知所自願先生序之以昭
 吾先余告之曰姓氏固人之所甚重也然其著於時
 者不以其受氏之貴而顯亦不以有人稱之而傳在
 乎子孫之賢耳論受氏之貴則莫貴於王侯之裔而
 今世載之簡策以為甲族者非必皆姚者子孫之裔而
 氏也苟以人稱之而顯則左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
 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天下之人語道德必
 曰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必曰伊傳管晏蕭
 曹房杜韓富氏語文章則其人各氏彰著者尤多三
 者皆由其身善自振振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
 人也蒙氏自恬毅始顯恬毅雖賢然其所為未能皆
 當於人心而卒死于亂邦其名猶且傳而不廢况有
 過於恬毅者乎方恬毅被禍時呼天地神明而自列

其意豈自虞不遂泯滅哉而太史氏憐其忠悲其志
 尚不恐廢而著之史傳况夫道德之士仁聲義聞足
 以厲俗而化人者何患其無傳乎安温而有文慎而
 遠禮可謂有學道質矣前之三著苟知所勉焉未有
 不至者也况於恬毅乎其名誠顯于當世而著于方
 冊後之人必曰此番禹之蒙氏也蒙氏之後人必曰
 此吾蒙氏之聞人也番禹之人必曰此昭吾邑者也
 若是則非惟可以顯其先且可以顯其鄉邑矣何患
 譜之無傳乎又何以余言為乎安曰此足張狀元家
 以序斯譜矣請書之以告族人使知勉焉張狀元家
譜五卷 張鎮撰 **東筦祁氏家譜十卷** 祁順撰 **番禺陳氏家**
譜一卷 陳政撰 **羅都憲家譜二卷** 羅亨撰 **黃氏家乘二十**
卷 黃佐撰 **梁氏家譜二卷** 湛若水序 ○其泉子曰為譜
 其諸後世之事乎王者之風衰而封建廢封建廢而
 宗法亡宗法亡而後譜作故譜者存宗法以教仁孝
 於天下也今夫人惟不知身之所自出則不知身之
 父以及其祖而孝道幾乎息矣人惟不知身之所同

出則不知愛其兄弟以及其同氣於祖者而仁道或
 幾乎息矣是故夫譜者以明仁孝之道者佛山梁氏
 之有譜以廣仁孝也梁氏十三世子職方君日孚焯
 學於陽明立身行道以修仁孝慮無以論諸其族之
 人夫欲族之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則非盡可以言
 論也故論之以言者莫若論之以實矣論之以實者
 莫若云之以象矣是故循各觀實莫大乎譜立象垂
 教莫大乎圖觀諸譜圖思過半矣於其圖也自吾身
 而上達之吾父而吾祖而吾曾祖高祖以及于始之
 一人則孝敬之念油然而生矣自吾之兄弟而旁達
 之吾父之兄弟而祖之兄弟以及于祖之同氣則友
 愛之念油然而生矣於其譜也某祖功某考德某子
 光爾祖某孫墜厥業以及於吾身則立身行道之念
 惕然而生而慈孝友恭之教勃然而興矣梁子曰子
 盍明以教于我族之人其泉子黎氏家乘十卷黎貫
 曰吾取其義多存乎譜得存乎人黎氏家乘十卷黎貫
 序○成周小史掌邦國之志奠世係辨昭穆宗法之
 正王道之行可知厥後氏族益繁流別日遠假飾神
 明傳冒榮寵宗法其紊乎黎氏家自番禺厥可稽者
 創始於宋元之代先世無年而大人早孤譜牒文獻

蓋湮沒而莫紀惟世系尚存焉爾貫壯即奔走四方
 罔克收采遺逸勒成一編心竊兢焉歲庚寅冬論夫
 子不當削去王爵推明其道為時宰所嫉必欲置之
 死大以隕墜厥宗為懼賴聖天子保全之能歸田
 里暇日始修墓立廟取先世所行事而撰次之稽
 皇朝之定制維先儒之格言凡有行於宗祀者附於
 譜圖之後而錫命文藝皆以類見惟在核實精當不
 以誇詡縮耳目觀凡若干卷皆可見惟在核實精當不
 譜猶國之有史也史者紀善惡而備監戒者也譜者叙
 親疎而秩彝倫者也史作而亂臣賊子懼譜作而傲
 狠明德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夫譜牒明而宗法立
 宗法立而家道正家道正而王化成上有無為之君
 而下有可封之民未必不可由王化也一有私云
 平哉既成族人欲錄之梓以期久遠將求序於私筆
 者貫書數言家式二卷陳添魯公哀榮錄五卷為魯
 以詔于後昆家式二卷佐撰魯公哀榮錄五卷能編
 歲時紀事一卷薛當異魚圖五卷今梁文康公哀榮
 錄四卷男次遵聞錄十卷順德梁嶺海輿圖一卷番禺
 撰編

子目

性理大全七十卷近思錄一卷崇正辯三卷正蒙集

解四卷俱提學道刊板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洪

撰并序。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

超則能凌厲玄霄馳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戰勁

翻於鷓鴣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

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

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

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推沙礫

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焦僥之步而企及跨

父之蹤近才所以躡閔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

之契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

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松之

樂也故榮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

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

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

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

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質証

為此書畧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

蓋麗言較畫以示一隅異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

半矣豈為暗塞必能窮深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

世儒徒知伏膺周孔控拮皆死莫信神僊之事斥為

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持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

下合於世余所著子書十數而則為此一部命名曰

內篇凡一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

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

剛經口訣義一卷俱六祖惠能撰光諸子意林六卷

金剛六義訣一卷仰山辨宗論一卷金

六壬軍鑑式一卷太一時紀陰陽二遁立成曆二卷

抱朴子養生論一卷太清玉碑子一卷葛洪撰

遁甲返覆圖一卷葛洪撰

性理大全七十卷

近思錄一卷

崇正辯三卷

正蒙集

俱南漢長史

胡萬頃撰

撰

撰

撰

嶺南節度使扶風馬總撰莊子義疏二卷宋文士王叔東筦子十

卷無名氏誄歸集二卷李春訓蒙三字經一卷區適

理學訓蒙一卷孫黃晦庵學驗一卷林光南山素言

一卷提學副使白沙遺言纂要十卷張詡雙槐歲

抄十卷黃瑜撰陳子至言十卷湛若研幾錄三卷圖

書質疑一卷薛侃撰格物通五十卷湛若道錄一卷大

科訓規一卷明論一卷新論十卷約言二十卷揚子

折衷一卷非老子二卷獻納編二卷二業合一論一

卷樵語一卷雍語一卷俱湛若象山學辯二卷霍

西樵子五卷方獻律呂註解二卷鄧文三五玄書二

十五卷皇極經世書傳八卷俱黃畿撰○畿皇極經

有義之易也彖後斯有言矣予欲無言象帝之先故

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變化道之顯也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天地不塞道之晦也立象盡意而律呂

聲音豈能外哉自畫前觀之大極分先得一為一以

統四時後得一為二以奠四維加倍則十與十二相

乘終於六十皇極之用天地之心也兩倍為四元會

運世以爾綸焉天下之物管是矣故夫仰則觀象於

天日月星辰也俯則觀法於地水火土石也近取諸身

性晴形體也遠取諸物走飛草木也幽明之故死生

之說鬼神之情狀其一動一靜之間乎是窮理之事

也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與天地

相際而道濟天下矣贊易以祖三皇序書以宗五帝

刪詩以予三王修春秋以孫五伯旁行不流而樂天

安士矣是盡性之事也生長收藏以盡物一元猶一

命之遺通乎晝夜之道而陰陽以升降焉聖人四府而

卷之三

三

禮樂以汙隆焉居陽治陰而象數以禮行焉律居
 陰治陽而聲音以樂和焉故河出圖則天數五地數
 五象數也鳳鳥至則雄鳴六雌鳴六律呂也倍而四
 之皆以爲用焉天道之用陰始乎陽矣地道之用柔
 成乎剛矣先天之圓居乎方矣皇辟之用義兼乎
 黃矣曆以歲閏乾坤坎離所以不用也律以顯閏日
 星水土所以必用也邵子之學其仲尼之學乎仲尼
 之道其庖羲之道乎邵伯溫子也無邪張行成祝沙
 婚王豫徒不能盡之於師而牛無九六之鑣骨落乾
 應淮朱隱老五家臆鑿紛如不有九六之鑣骨落乾
 坤之門乎畿也加註釋以爲之傳比八卷云衍太極
 以訂之而日加註釋以爲之傳比八卷云衍太極
 圖說二卷葉應洗炭錄二卷吳鍊學部通辯十二卷
 陳建庸言十二卷黃佐撰○門人黎民表序嘉靖庚
 撰陳建庸言十二卷黃佐撰○門人黎民表序嘉靖庚
 門弟子執業日錄所聞迄已酉罷講哀爲十有二卷
 先生命之曰庸言云叙曰夫道理一分殊者也韓昌
 黎謂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惟孟氏師子思子思之學
 出曾子者爲得其宗可謂知約矣陸象山乃爲學始

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脚而文則取漢史韓柳歐蘇
 師魯李湛水爲法豈知博者哉先生之學宗孔孟而
 無百家非徒博也約于一而已矣夫道之大原天
 一也百家皆雜人而言天先生則曰陽動則水木以
 生育爲功知仁交際而萬化入此謂全體太極雖圖
 爲一事禮義交際而萬化入此謂全體太極雖圖
 範一以貫之而理氣奚二之有繼善成性之後吾能
 存存知及仁守則禮義是之自出叙秩生於吾心自
 然而然乃明命之受於天而流行不已者也自私自
 利之念萌焉則不受命矣故子罕言利以防其萌與
 命與仁則無行而不與也苟違聖人之言自私自用智
 非惟無以知其行而不與也苟違聖人之言自私自用智
 明理以盡此心則仁知合而一者大是曰弘于天反
 身內省以存此心則禮義協而一者大是曰弘于天反
 天之在人一而中者誠也敬以存之無惡於志自
 明而誠如去粟中之秕皜然一矣發爲文章威儀言
 辭皆非我也天也然久溺於流俗而不能明外議奪焉
 餒而不敢當舊習牽焉必自眩而不自欺以終敗則
 必自沮而不肯奮求勝其餒使明而不能眩而不自
 其惟責志乎志稍立矣而又自欺以終敗則志分

於利欲而非真知義理之可說也故魯論示人篤信
於學始乎說樂不愠終乎知禮知命知言必真知之
而無不誠之敬乃成君子否則不誠無以自成矣豈
非盡性知天之矩而心所不踰者乎是庸言之大旨
也可謂易簡而非支離者矣蓋篤志願學則孔子也
故首之以學道志於道則德可據故次之以修德德
既修則仁可依故次之以求仁然義理之趣存乎六
藝故次之以游藝藝必首禮而非禮則不立也故次
之以制禮禮先而樂後故次之以審樂禮樂以興治
化故次之以政教政教立則事業成故次之以事業
立言以明德與功者也故次之以著述有象斯有意
有意斯有言故次之以象數觀乎象數則見天地之
故次之以天地觀乎天地則見聖賢矣故次之以聖
賢終焉是編也蕭山孫子學古三山鄧子遷衡陽何
了价灌陽呂子天恩同郡陳子謂試梁子致購南海
工錫梓而嘉興陸子湧臣亦物之用底于成

藥譜一卷陶隱居撰柳北序訓一卷鄧承慶撰醫方選要十
二卷布政司刊體仁彙編六卷蔡經刊嶺南脚氣論一卷

林子暉撰廣南四時攝生論一卷鄭景岫撰養生舉要九卷鍾

標原教篇二卷王佐撰選擇曆書二卷 本草集要八

卷明醫雜著一卷傷寒瑣言一卷傷寒秘的二卷外

科發揮八卷嶺南衛生方一卷俱布政司刊敬齋醫法一

卷曆法一卷俱板今亡崔清獻公堊說一卷亡今中黃

秘典十卷陳敬之撰飲膳正要二卷南海縣刊農桑輯要

五卷按察司刊廣政集錄一卷何光遠撰誕言一卷劉梧

集目

司徒掾陳元集二卷亡今司徒許靖集二卷亡今交趾太

守士燮集五卷亡今功曹盧翻集三卷亡今高凉太守楊

楊

方集二卷亡今南海太守陸展集九卷亡今廣州刺史辛

希集九卷亡今宋王叔之集七卷始興內史蕭子範集

三卷亡今曲江集二十卷張九齡撰○丘濬序古今說

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物豈但超出嶺南而已

哉善自三代以至千唐人才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

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

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

始有相業顯者而公首相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

後田是以觀公非但超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

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

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此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

以觀公又非但超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

也然公聲名輝燁在人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

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為後山

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經緯素練實濟時用

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此與兼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

之後莫公之為人童稚時常得詔郡所刻金鑑錄讀

之灼知其為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京

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歲暮必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群

得蓋餘二十年矣歲乙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群

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帙間先姚太宜人喪因携詩歸

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璋倅

郡偶語及之太守昆陵蘇君講同知莆田方君新謂

公此集乃詔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

孰不知其乃詔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

由而見苟非為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

其終不愚陋借書真首以珠玉鈔一卷張九齡

雜編一卷集者不林藻集一卷曹嶺南節度副使林

進士試珠還合浦賦叙珠武溪集二十卷諫草三卷

去來之意人謂之神助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

審議錄一卷俱余清撰韶州府刊板○丘濬武溪集

審議錄一卷俱余清撰韶州府刊板○丘濬武溪集

審議錄一卷俱余清撰韶州府刊板○丘濬武溪集

審議錄一卷俱余清撰韶州府刊板○丘濬武溪集

公二公若韶人也韶郡二水夾城流自瀧來者曰武
 溪漁水自庾嶺下與武溪合是為曲江張公既以曲
 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以武溪蓋有意於匹張歟予
 家嶺表極南之徼自小有志慕二公之高風每恨其
 文不行于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
 公文僅得朝說及諸書判蓋莫能觀其全也求之天
 下幾三十年始與曲江集並得之於館閣群書中
 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徒以文獻不足之
 故解者謂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於柳子厚謂嶺南山川
 嶺南文獻之不足徵者乎予嘗於柳子厚謂嶺南山川
 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
 易於閩蜀而人才不逮其然豈其然乎夫人才莫大
 於相業南土八相在唐僅三數人張公之後有姜公
 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
 蓋未有或先之者也進士科興江以南七固與者
 然多在中華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倫魁者張公
 在開元時已以道侔伊呂科進而大中間開建之莫
 宣卿亦已魁天下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
 冊所載嶺南人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率皆秉忠
 貞嫺名節示其所謂巧宦倭倖者羞絕書也世之人

因二子之言往輕吾越產予故因亭余公此集而發
 之初得公集手自抄錄僅成殊聞先妣太宜人喪解
 官還家携以過韶韶郡太守蘇君韓同知方君新通
 判涂君璋請留此刻郡齋中且求為序予既免喪乃
 書此以徵吾之言且用以為越之人士解嘲云濂溪集
 七卷一廣東提刑營道周敦頤茂叔撰遺文纔數篇為
 其任以舅鄭何任晚年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
 前有溪取營道故若廉溪名之二程所從學也又本
 先太極圖為一卷彈冠必用一卷撰南海集八卷
 遺事行狀附焉
 揚萬邵謁集一卷翁源縣李誠之集三卷李師中字
 士科仁宗朝權廣南轉運使終天章閣待澹庵集七
 制唐子方敗春州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澹庵集七
 十八卷端明殿學士忠簡廬陵胡銓邦衡撰建炎甲
 歸孝宗即位始復官召用又以沮再犯之議得罪去
 乾道中入為丞郎亦不容於時奉祠至淳熙七年乃

終七十九○平園周必大跋胡忠簡公詩有不可及者三用事博而精下語豪而華一也士子投獻必用韻酬答雖百韻亦然愈多而愈工二也此篇和王君行簡時年七十五長歌小楷與四五人無異三也誠齋序先生之文肖其為人議論閱以擬其詩蓋自詆以馴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詆戶時宰誕置嶺海愁飲所堪耐者不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詞涵茫蘄萃鉢刻屈扶天之幽洩神之瘦槁癯而不痺痾愀而不對自松江集五卷道撰北山集三十卷宋玉而下不論也

端明殿學士金華鄭剛中亨仲撰紹興二年諫垣奏亞魁受知秦相使川陝後忤意貶死封州

議六卷經筵講議四卷俱王大寶撰鐵庵集五十卷南海

集二十卷俱方大珠編嶺南珠玉七十卷陳贊編致堂斐然集三十卷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撰文定公長子也

長俾自絕於本生不為心喪止服世父之服寅遵行之集中有與秦丞相書言之甚詳人倫之變古今所未有也寅宣和進士紹興初已為從官不主和議秦檜本與其父子有契分竟謫新州檜死歸歿於岳州沙田集二卷張潮撰中州名賢文表三十卷布政司刊

亡○姑蘇劉昌序文之行世不猶水之行地中乎河洛淮濟天下之水之盛者也其行于地中或數千里以至萬里而入于海茫乎沛然孰得而禦之何哉有源故也賢者之於文亦然仁義以為本禮樂以為用詩書以為輔騷史以為飾矩度以為準開闔以為勢鋪張以為體其言主乎立教其志將以求合于聖人之言故曰觀于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夫言之非難卒使其言垂世而教者之難也而賢者乃獨務其難卒使其言垂世而教者之難也而賢人猶水之有源則其出也必盛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昌奉詔提學中州且九年嘗觀濟之源于王屋觀淮之源于桐栢濟出王屋伏行二百里而始大發發而水之盛者也濟出王屋伏行二百里而始大發發而

即盛淮出桐栢行百餘里亦大發發而即盛非若薄
 澗溪滄挾潢潦以自溢者比比此其源之深乎既又
 南觀河洛出圖洛出書在古聖人之世而皆在中
 州之境中州居四方之中嵩嶽在焉詩有之維嶽降
 神生甫及申故昌嘗旁探遠覽自申甫而下於漢得
 賈生於唐得韓文公於宋得兩程夫子於元得許文
 正公皆中州之名賢也今或數百年以至於千而其
 言猶傳非其本之大乎本以仁義用禮樂輔以詩
 書饒以騷史其言之所主皆教之所寓而矩度開
 闔鋪張之大較森然畢陳此宜不戾於聖人而有傳
 也懷慶守呂恕以許文正公遺書授昌昌遂附之以
 姚文公遂馬文貞公祖常許文忠公有壬王文定公
 憚李木魯文靖公狎諸集之體存者而表章顯著之
 蓋皆中州之名賢也故題之曰中州名賢文表夫諸
 賢之文其行世如河洛淮濟之行地人固無有禦之
 豈必昌之能表著哉愛慕之已切記憶之務勤維日
 維夜手披口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其奏議二十卷
 內集復有外集正集雜集凡若干卷云
 宋官杜律虞註二卷俱按察司刊板祿隱集二卷張夔撰東坡
 正撰

寓惠集四卷蘇軾撰集古成之集一卷今歸正集二

十卷梁觀國撰今亡馮章靖公集二十卷金華五箴一卷

元撰愚忠錄一卷馬持國撰今亡崔涓獻公言行錄二卷李

龍編○按察司刻本詳於崔氏家藏者○黎貞序易

不以三公易其介孟軻氏以為百世師范景仁跬步

宰相不脛就司馬公以為天下勇雖未至於聖亦曠

古之獨行問世之儒人也夫功名權利為衆所趨雖

郎署之微斗升之粟垂死猶戀戀而不忍捨矧位至

將相祿至萬鍾得為而不為一斷之以義非冠天下

之勇百世之師者能如是乎有宋丞相崔清獻公其

人也功成身退棄相如脫屣輕富貴如浮雲真二

公之等儔沂清風于千載之上矣予嘗稽古今仕宦
 而至尊相者非難唯善行其道者為難其始進功名
 顯赫者非難其終退從容以義者為尤難今觀公出
 處進以道退以義可謂善始善終信乎天不虛生斯
 人也始由大學進士尹新城倅邕州循良之政慈惠

廣通志卷二

藝文志

四

之教已洽乎民心矣憲廣右帥准蜀侍講春宮經略
 嶺南嘉謨論奇功備績素播乎遠近矣舉賢薦能
 若游但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賈三十餘輩各
 以道德功名表表于世大體立而規模遠矣桑梓英
 俊拔若李昂英楊沅中與純臣溫若春出自門下因公
 獎拔皆至顯宦體國奉公不以避嫌而蔽賢者逮自
 蜀致政歸老五羊上之眷禮愈隆虛相位以召公蒲
 輪几杖中使絡繹而公言不一動豈無謂歟禮七十
 致仕公踰年八十血氣已衰知不足欲知止不殆深
 得進退存亡之義也或曰姜子牙八十大應文王之遇
 而起郭子儀八十壯德宗之命不違人臣之義死生
 以之豈以衰憊而忽於事君哉余曰君子觀時而動
 商季之時紂之惡浮于紂民若若哉余曰若子觀時而動
 切於救民太公出而輔之一戎衣而天下定唐祚中
 衰逆胡扇禍四海分崩令公以雄才重望繫天下安
 危未嘗一日去位安得以清獻公為比哉公遇理宗
 上無失德朝多俊傑然北鄙自南渡以來虎視江左
 百年強敵其間宰相才識如李綱張浚將帥忠勇如
 張韓劉岳猶不能挫其一毫之銳况於下數公者乎
 其盤根錯節雖有貴育之勇良平之智亦付之無如

奈何公鼓舞四十餘年智勇竭盡晚年辭位道之常
 也若復勉強應命隨時浮沉不過胡廣馮道輩貪祿
 固寵之常態耳何有補於事功哉端平已未冬郎官
 蔡節奏旨崔某辭免已到未知幾時可來節奏崔某
 年高地遠病日半之臣料未必能來蓋當時近臣奏
 對若此則公之忠誠可見矣此余所謂公得進退存
 亡之義者豈不信然嗚呼公之德業可謂至矣公有
 文集值兵火不存公之五世孫子璉僅得一用附
 于錄因出斯錄示古罔黎生貞生郡人也盥手恭讀
 再三感慨嗟嘆遂紀其實摘其要而書于卷末云

文溪存稿二十卷 李昂英撰 金鰲集一卷 孟賓撰 揭陽集五
 卷 張希撰 胡君昉集一卷 今亡 南金稿二卷 黃洞撰 霍臨
 集一卷 今亡 桂香集十卷 黃損撰 陳用拙詩集八卷 今
 南海集三十卷 林安撰 張鴻詩集十二卷 今亡 海南集十
 八卷 羅浮寓公集三卷 俱和撰 隨如先生集十卷 詩餘

二卷

劉鎮撰

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十卷

耀仙序○瓊

六卷

蔡齊撰

基集五卷

今羅浮集十卷

卷七

朴庵集二卷

張能撰

古今通義二卷

周成撰

五卷

李質撰

元詩體要十四卷

新會縣刊今亡○南海

風雅者又有所謂元音者有所謂光嶽英華者又有所謂所謂乾坤清氣者去取精矣然而體製音節之未歸類滄海遺珠之有可慨則猶不能無待於餘姚宋先生公傳體要之編也公傳是編起四言終側體為類三十有八詩凡一千五百二十餘篇每類之首自為小序以原其始且評量之體句有要繁而不雜視前人之選益明且備矣夫詩之體製自三百篇一變而為屈宋之騷再變而為枚乘蘇李之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相滌則其始也四變而為律詩沈宋為之倡也其音節之不同者守法度為律載始未為引放情為歌體如行書為行兼之為歌行鏗鏘之為樂府然而不失所守曰操悲如蛩蠶曰吟通乎俚俗曰謠

婉盡人情曰曲然衆人之語以成篇曰聯句集古人之語以成篇曰集古曰香奩則脂粉裙襦之辭曰無題

則含情寄意之作又有曰陰何體者清深穆麗一以子堅仲言為法也其直以言以詞以篇以詠以怨以

歎名者其意具於言詞篇詠而怨且嘆者乃其音節之所在也凡此皆公傳體要之所公傳於詩之體

製可謂造其闢奧矣於詩之音節可謂得其三昧矣夫人必居堂上然後能辨堂下人曲直不深於詩而

能選人之詩者未之有也致仕福建布政使武林姚公世初亦深於詩者見公傳是編歎賞不已遂命工

與公傳同修東觀書有硯席之雅宜為序故不辭而

編其韓祠錄四卷王思重刻韓祠錄序潮州祠韓文

守談君敬仲始然其彙次出彙守樂君叔理而未暇

正也正之自今貳守林君利正始錄凡三卷首以史

傳及公論佛骨表諸篇使嚮往於公者即此可以論其世云爾於戲自孟子歿聖學無所統宗天下之言

仁義者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將肆然為人欲之歸矣公承漢晉風靡之後獨知推尊孟氏以接平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緒且斷斷然而為軻之死不
 其傳其正人心關邪說所繫豈曰小哉顧當其時屢
 斥而益奮篤信而不移必與先王之道由粗傳
 誠亦聖人之徒矣百世之下尸而祝之不報公以
 文學忠信為潮人開先而巳也繼公以來潮之名宦
 莫不有祠如濂溪先生不敢繫論至於劉忠定公以
 忤章惇貶趙忠簡公以忤秦檜貶丞相陸公秀夫與
 陳宜中不合貶三君子之節節直與秋霜爭嚴至今
 談其事猶足以起凌厲之想而增之氣可謂能立懦
 矣然潮人之慕之皆不若慕公之甚也豈非以志於
 忠烈者於正學或有未能信能明夫正學則忠烈固
 不由此出歟或者謂公潮州謝表嫌於自售思竊以為
 不然夫人當至情迫切之時必呼天呼父母君猶天
 也父母也臣子獲罪於君父所賴以察其心者亦惟
 君父而已於此而不用其誠不幾於薄待其君乎公
 之望君志切而情哀不復有纖毫矯飾於其間始與
 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際而人之語同義故必論公之心然後
 知公善處君臣之際而人之悻悻終日者淺矣以思
 之愚豈能窺公之萬一問嘗讀公之書有所警發乃
 從而為之辭談君名倫蜀人葉君名性林君名庭模

皆三山人是舉也蓋有崇正之道
 而海陽令東滙杜君元吉實相焉
 論模楷二卷
 梁文

刊板○黃佐序宋歐陽公文章經濟大下翕然宗之
 荆舒繼起擄辭雖工掩於相業愛而傳者罕矣方是
 時二程在朝忠言入告一變雖異嘉納風及用舍亦
 勤首肯然典禮法度一變雖異嘉納風及用舍亦
 臣從善則可以善君守難矣哉
 官敢諫者惟梓溪翁先生一人惟杖後病卧院中掌
 院者懼此偶使人際出之先生屹不為動曰吾官于此
 常死于此既調問暴斃就道或勸俟疾先生曰死吾
 分步敢少留耶宅憂於道息人服其精誠于時再諫
 再杖批家則沒矣年四十有爾謂之烈丈夫者非
 邪平生清苦家無立壁儲御史良材為卜築會城居
 其妻孥佐曩歲過之二子奏奉出其文集相示於乎
 先生勵志聖賢之學氣節文章蓋餘事也江右大魁
 惟一峯以道鳴世先生實繼之其策名清時同令德
 榮問同官止修撰抱道而終又同雖儕之伊洛諸賢

可也夫豈徒以之傳者哉憶歲丙子偕陵陽梅君百
 一北七偶論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通考象緯弗載因
 推步之歲自鳥帑旅于龍首我聖祖殄平偽漢丁
 未改元星紀吳分也壬午靖難折木燕分也福德所
 在其應如響可弗詳乎梅夔曰向見國裳亦論到此
 在自是知先生此入史館先生復官造朝甚嘗曰心
 手謂曰吾識君於百一久矣自是過從驩甚嘗曰心
 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懷利相因者也急勝敬欲
 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濟格君其豫在此佐恒衣
 其德言每察先生端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嘗書
 寢夜必計過自訟語即相告蓋乾乾惕若其真積深
 矣嘗謝肥恩騎入吏部堂屬嘖有頌言先生將奏其
 作感佐謂曰會記定性書乎人於怒時遽忘其怒先
 生謝曰吾子督過是也即焚其草每言曆象占太史
 職也中星以口為主七政以歲為主凡盈虛朧胸伏
 逆遲留如指諸掌觀望星氣占則必應佐弗能及也
 其論西山變律謂擴前哲所未發佐謂此乃京房執
 始變虞之屬耳孰謂不然居二日來曰吾過矣檢漢
 志果京房律也因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
 粗得人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官乎

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佐深躡之惜其著述散逸茲
 集特十一爾吾廣方伯張公整學憲張公希舉皆先
 生鄉人也聞而欲刻之先一夕佐夢先生來顧語笑
 如昔懇曰吾文欲刻盡慎擇諸明發而二公果至於
 是手自校選定為五卷於乎先生信神明矣哉蓋其
 為人也其死忠勇其孝感誠其從善敏其名理如程朱
 視身繫其處貧樂故能合內外貫天人各理如程朱
 詩文如輻輳而多所自得使若荆舒之逢特則率典
 典而媚嫉者消矣然則先生進退存亡其為天
 下國家所關係豈細哉佐於是重有感焉
 集十二卷 東阿華詞藻辯如懸河秋波千頃捷不濁
 但覺四座春風和早年通籍絲綸閣詔選儒臣拯民
 非愆偶蹶霜蹄衆所麟歸來倅領文翁鐸回首傷心
 寂夜絃朝來開卷披光彩一似驪珠照滄海弟子誰
 為宋玉招故人獨有山公在愁來翹首憶東津海水
 潺湲海上昏惟存白雲山萬壘百年從此憶清塵
 聽雨軒集二卷 後詩豈易作乎哉夫以俊偉之才超

逸之氣加之稽古之功以審其音節辯其體製然後
 能成一大家之言晉之陶唐之李杜宋之歐蘇王黃元
 之虞揚范揭是已詩豈易作乎哉吾郡以馳聲中夏
 者迭出然求其清詞雅韻雄渾悲壯足以蓬彭叅政鄭
 追跡前古亦不過孫典籍李長史黃雲蓬彭叅政鄭
 御史趙汪中明中數公而已甚矣詩之難也亦有若
 兩王先生則以寓公之士傑然特出乎其間實與孫
 黃諸君子相頡頏其清才逸氣殆與秋旻連準相高
 矧嘗入侍金門親承清問日觀朝廷禮樂聲文
 之盛故發於詩清新富瞻肖其為人惜乎沒後五十
 年遺藁散落落百不存一僕童卯時獲觀先生巖表心
 竊慕之既長且壯尤樂誦先生之詩而質性寒鈍極
 力肆意終莫能窺其藩籬今老矣苟不能拾遺
 墨以成先生一家之言俾與係黃諸公並傳而不泯
 則豈古人尚賢之意也哉然評者謂先生之詩古風
 歌行伯仲高岑之間律絕則方駕虞揚君子以為確
 論讀者宜自具眼焉先生諱佐字彥舉河東人前元
 時宦南雄留寓五羊改物後占籍南海洪武初用部
 使者薦拜給事中論思補闕極一時之遇晚節歸老
 山林樂以終其身焉所作有聽雨軒集有濠洲集

多不存博雅君子有志於尚德好賢倘見先生之臨
 詩未入是集者則補其遺漏是又區區之願望也臨

清軒集一卷 趙介撰 陳璉序 唐韓昌黎論文謂氣
 亦然氣有所養則性發乎情者出於天真情止乎禮
 義者有關世教所謂言與聲之皆宜者豈非緣乎氣
 之盛歟然則詩文之有資於氣也尚矣羊城趙先生
 伯貞氣充才膽發為歌詩實肖其人當元季吾郡有
 南園詩社諸公賦詠盛於一時長篇短章葩華光彩
 至今猶晃耀人目于時先生實與之更倡迭和往往
 入國流輩非特人品之高才華之俊亦由氣之盛也
 史相繼從仕中外惟先生緇隱于家守約處晦內自
 足而無所營於外益得肆力於詩雖出入漢魏盛唐
 諸大家闢輿而尤究心三百篇之旨以故所作出乎
 情性止乎禮義有關世教讀之可以見其志固非世
 之絢彩色調聲響者所能及也惜乎徒有其氣有其
 才而弗獲試用于時齎志而歿可見者特詩焉耳今
 先生之子純縣名進士拜監察御史卓有風裁著聲
 天朝蓋以張大其門然則天之報施善人於是可見

續見卷之三
 續見卷之三
 續見卷之三

純與余篤斯文之好聞出先生所著臨清詩一帙屬予序其後故書之以識平昔景慕之意因念詩社諸公今不復見不西庵集八卷和陶集一卷集古律詩能不重予慨也

一卷俱孫易庵集十卷李德白雲存稿十卷許謙撰

刊琴軒集二十五卷陳連鳳池吟藁十卷汪廣洋撰

板瓊臺類稿七十卷丘濬撰布王氏家藏四十二卷

布政司白沙全集二十卷新會縣刊白沙文集十五卷黃

序佐荒遐粵洲之麓葺先人弊廬讀書談道其中時引山泉法而為塘明霞靜綠上下輝映登降巖樾玩

而忘返夜明問曰白沙陳子昔吟爾黃雲紫水之間樂亦同乎予對曰吾方求我爾樂則吾不知也曰陳

子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已為大以無欲為至其亦君子之求乎曰夫道一而已矣在天地萬物謂之理

在我謂之性性命於天道之隱也道弘於人性之顯也聖人之道其天命之流行乎天何言哉吾無隱乎

爾是故日用常行念念精察已發者往未發者來也者如斯澄滯於此暗室隱微纖毫畢見天之貞明昭於此向之玩者其諸微之顯乎羲皇得之觀察件尼得之川上故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道之本也吾與諸明一而已矣陳子又問之有曰學道奚始曰格物物理曷謂之天理也本於賦予稟受自然明覺莫之為而為者也如側慧非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私智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不安於品節限制而鑿以私智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不如質殖而必先言其不受命是也去其所以與我者復其所以固則萬物皆備於我矣其知至則其意誠心廣體胖樂莫大焉勉然至於自然克已至於忘己可欲至於無欲求我之驗也曰陳子禪乎曰禪謂之性吾謂之心禪謂之心禪謂之心必盡空理障則誤以意為心矣慧能曰何期自性本自清靜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本簡曰忽省此心之清明則此心之無始未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合而觀之則誤以心為性矣陳子去耳目支離而師易簡敢問陳子惡乎師曰師朱子曷為攻支離而師易簡敢問陳子惡乎師曰師朱子曷為

其師朱子也觀過說謂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焉
飛魚躍元無間斷即告林熙者也答林澤之謂從
涵養中漸體出端倪來一便為已物即告賀克恭
者也語類謂天下之理至無之中而至有者存即告
張廷祥者也言非聖人不能無謬釋尊德性為存心
世皆攻之矣而陳子則否豈非厚哉然則陳子徒明
體與曰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爭之難陳子之
用也友朋喜曰吾今而後知吾道之一也敢不承乎
會江西學憲篁溪鄭子纂白沙集五先生詩選五卷
成遣使至自古度遂鄭子纂白沙集五先生詩選五卷
談愷序心詩也者與政流通與詩高下者也古有采
詩之官以政治得失是故歌明良則知虞廷歌黍
離則知國風夫人皆能之昔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贊
嘆譏評若當其時見其人者善言詩者蔑以加矣先
正西涯李公每聞歌詩即知其時或併其人知之是
雖心領神悟非言可傳而流通高下率是道也愚不
能詩亦非能言詩者竊以為明良相逢禮備樂和時
則有治世之音世衰道微禮壞樂崩時則有亂世之
音若樂記所載子夏所論當不爽也自今觀之平下
東遷而雅亡漢魏末季氣象凋耗唐初崇尚文學詩

稱正始大曆以後吾無取焉宋室不兢理勝於詞元
雜夷風樂而淫矣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稽古
右文一時名家鉅公聘致帷幄承宣召備頭問
為詩制諸作上薄風雅四方翕然同風豪傑之士發
其最著者吳與廣各以四傑名愚矣人之高揚徐張
之詩飲聞久矣仕至廣藩索廣中四傑詩讀之宮詹
泰泉先生乃以為然復出汪右丞集閱數四益知愚
之言詩為不誣也右丞嘗為廣東行省參政四傑皆廣
人其詩當粹於廣無疑擬付之工適轉虔臺不果歲
餘再轉蒼梧政務之暇與參政王君國禎言詩王君
善言詩者請愚序而梓之汪右丞集宋潛溪為之序
愚復何言四傑詩或雍偉壯麗或俊逸清新或如高
適岑參或如王維李賀昔之推許後之評品已畧見
之要之皇風勃穆人文丕著皆所謂治世之音也
觀於此可以知政矣可以知時矣四傑為西寶安
菴黃王聽兩佐黃雪蓬哲李易菴德各有傳寶安
詩錄一卷鳳臺詩錄一卷刊板今亡秣坡集十卷貞

撰澹交集二卷廖謹退庵集十卷鄧林龜峰集五卷

撰唐奎琴趣集十卷陳用澹集五卷唐豫覺非集十

卷羅亨東井集二十卷陳政水雲集一卷黎翼亭秋

詩集二卷方用雙槐集十卷黃瑜撰○趙弘序文者

也地者又人之所攸鍾也扶輿清淑之氣蓄久而後

發則必有名世者出乎其間焉達則輔翊昌期澤及

天下窮則以其文鳴于萬世之久傳誦之而不衰此

其關係豈偶然之故哉嘗觀乎昌黎眉山當韓蘇未

生之前其地非無人也然人不傑則地不靈天故將

有所待也廣之香山僻在海島汪洋渺瀰中有人居

若蓬嶠然占地理者知必有文人之將興而其窮達則

存乎天數而非人之所與者矣黃君廷美以鄉進士

入太學實香山人觀其抗疏于朝拳拳焉憂治世而

危明主視韓蘇直節亦奚異哉一時名宰如王忠肅

公輩皆稱其諒直可屬大事士子慕其風采者以六

用期之惜其嘗與御史遷沮不得拜竟拜縣令又沮

於勢輒解冠而去此其窮阨視韓之貶陽山蘇之適

昌化又何相遠哉予與君締交京師者十餘年矣今

予獲司憲節于君鄉君且遷居省城日相近也問出

其集以相示予得閱而味之詩則追步唐人清婉紆

徐卓然大雅文則取法蘇而闔闢池張無不中乎

規矩焉所謂窮而後工於君見之矣且其出入經史

足以明理練達治體足以裨政洽詠性情足以諷諫

信乎非無用之言也世固有以詩文名家者然學不

足以輔志志不足於御氣氣不盈而驕則必歎而吝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卷續集六卷江源撰 鐘稿十卷陳絨撰 巽川集四十五

卷倡和集二卷 寶安雜詠一卷 使東藁十卷俱祁益撰

庵集十二卷陳騏撰 古塘遺稿五卷彭恪撰 涓丘集十卷

文昌那撰 上塘集十卷黃浩撰 和鳴盛詩集六卷鍾順唐撰

詩雅音二十二卷康麟撰 和唐詩鼓吹十卷 詠史詩一

卷和千家詩一卷俱唐撰 竹屏稿二卷梁致撰 雲屏集十

卷梁敏撰 嘉忠錄五卷葉禎撰 浮山集五卷吳尚撰 雞肋集

二卷海南王撰 南川集十卷林光撰 雙白集五卷吳滄鬱撰

洲遺稿十卷梁儲撰 陳氏詩集五卷陳經撰 吹劍集十

卷蘇葵撰 東所文集十卷張詔撰 存羊錄六卷何庭東撰

窓集五卷涂端撰 東莊詩集五卷涂瑾撰 簡庵集五卷劉存撰

業退庵集二卷陳綬撰 草庭稿二卷黎暹撰 東岡集十卷

鍾勳撰 蟬吹集十卷陸宣撰 梧山集十卷王縝撰 迂岡集十

卷倫文敘撰 南峯集一卷鄒任撰 粵洲集六卷黃畿撰 白沙先

生詩教解十五卷 湛子使南集十二卷 泉翁大全六

十卷俱湛若撰 理庵集五卷陳恩撰 熊士選詩一卷熊卓撰

撰布政司刊 鐵橋詩集六卷 文集十卷 奏議十卷俱黃熊撰

子濬詩話一卷熊一源撰 慎軒集四卷 灊天游集八卷

陳錫撰 李翁山詩集五卷張直撰 甕天集十卷薛當撰 虛

庵集六卷唐開撰 韶山奏議五卷 大禮慶成賦一卷 韶

山文集十二卷俱黎貫撰涇厓集十四卷霍韜撰南皇存稿

五卷梁世驃撰右溪集十卷倫以諒撰白山集十卷倫以諒撰青羅

集十卷王漸逵撰雲窩詩稿一卷羅章撰嶺南聲詩鼓次集

十卷截山詠史集二卷俱王惠撰陽明寓廣遺稿二卷舒序

序○天不以地多草木而廢發生君子不以時多詩書而廢言論廢發生則大化息廢言論則大道湮辭

不可廢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也或載道焉耳矣布帛惟温救粟惟飫固有終身用之而不能盡者惡

庸後靡焉以逞哉是辭又不仰之而不能廢辭而先生之學之勛之在海內也孰不仰之而悅傳之者彌廣嘉

辭亦未始一涉于費是故問之者悅傳之者重兵經畧靖戊子先生以新建伯奉上命提四省重兵經畧

思田雖鞠瘁弗遑而問書紀別答問祭告題咏數章率皆載道之文也石龍一書其絕筆焉栢日侍門下

習而錄錄而珍悲久而或逸梓之以貽同志庶領畧之餘得先生之所以為先生者豈敢阿所好亦豈敢

以言論觀先生耶改齋寓湖集五卷泰和王撰古愚集二卷李

撰龍江集二卷南臺目錄二卷俱許洪宥撰三洲集二十

卷李義撰泰泉詩集十卷屠應泰撰泰泉文集六十卷未刊兩

京賦二卷敷教錄一卷俱黃佐撰石川集十卷順德何彥撰穗

石集十卷倫以諒撰矩洲集詠一卷黎貫撰名家表選四卷

程文雅錄六卷俱提學板沙洲集四卷歐世撰古谷集二

卷梁文冠撰古愚集二卷蘇仲原撰原子集二卷羅虞撰唐律類

抄二卷布政使蔡雲程編東莞知縣孫學古刊○雲

惟八清明廣大終始周還之象琴瑟干戚羽旄簫管之陳咸若有儷焉其歸論倫無患協比成音而已矣自風雅騷選之法變至唐人始於律名家於體為近於詞為精於法變森整之中而格力渾雄意興超

逸斯亦善之善乎予不能詩藏拙留署簿書多暇因
 取揚伯謙高廷禮諸家所選唐人詩舉其五七言律
 尤粹者分類之蓋初盛為多中唐次之晚唐間取
 之英華典則大畧在是夫作詩固難識不晚唐予非
 且目曷敢輕有崇黜以速偕妄之誚哉顧惟時竊吟
 諷以觀一知半解之悟亦所願效於同好者也或疑
 抄以律所遺不既多曰變至律而止律至唐而止循
 是以達諸體不猶滌流窮源乎然則李杜何以不載
 大家未易詮擇當覽其全爾是藥洲雅集四卷提學
 編為類凡十有五詩凡百五首郭循夫集六卷
 林雲明音類選十二卷黎民表編
 同編明音類選十二卷郭循夫集六卷
 郭廷蘭汀存藁六卷順德梁思齊堂藁十二卷
 序撰蘭汀存藁六卷有譽撰
 撰

廣東通志卷第四十二

